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輟耕錄卷二十三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法式善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錄監生臣朱學濂

欽定四庫全書

輟耕錄卷二十二

元 陶宗儀 撰

聖門弟子

孔門弟子姓字見諸家語論語史記等書金華張君孟兼稽考異同集為章句以便記誦即古急就之義也其文曰繫昔聖門弟子三千身通六藝七十二人德行著稱顏回子淵冉耕伯牛閔損子騫及冉雍仲弓為四科之先宰予子我並魯端木賜子貢衛人言語

是稱賜言多中乃多才藝仲由李路陳人冉求子有

魯人政事並著言偃子游吳人卜商子夏衛人文學

著名孰可方駕曾參子輿純孝全歸父點子皙浴沂

舞雩回父無繇並魯人仲由同字有公皙哀齊人字以

季次縣成子祺左郢子行人並魯人樂欬亡顏噲同字子

聲其字子羽澹臺滅明並魯人子之是字公祖句茲亡

其有秦非亦字子之孔忠子蔑叔仲會子期乃子旗

字者魯巫馬施顏之僕子叔申棖子續商瞿子木並魯人

人蘧瑗伯玉衛人有若子有公伯寮子周並魯人其申

黨一作續者止字曰周亡司馬犁耕宋人乃字子牛顓

孫師子張陳人公冶長子長齊人一字子禽其陳亢

子亢陳人名而不字唯句井疆高柴子羔並衛人公肩

定子中亡有南宮适子容魯人薛邦子從亡公西箴

魯人及公西輿如亡字子上同穰駟赤子徒秦人子

潔子庸衛人漆雕開魯人琴牢子開字同宓不齊子

賤並衛人步叔乘子車齊人其漆雕哆邾巽子斂字俱

並魯人 粵梁鱣者其字叔魚 齊人 秦祖子南 秦人 燕伋

亡 樊須子遲 齊人 亦有后處字以里之 亡 原憲 魯人

同字子思鄭國榮旂字子徒子祺伯虔子析公首夏

子乘施之常子恒 並亡 公良孺子正 陳人 冉孺子魯

冉季子產字子柳者顏幸 並魯人 字子象者縣亶石作

蜀子明 並亡 公孫龍子石 楚人 商澤子季奚谷歲子

皙之罕父黑子索其原亢籍仍字子籍 並亡 字子丕

字子丕者曰惟秦商 楚人 秦冉字開顏祖字襄 並亡

任不齊子選楚人曹卹子循漆雕徒父字曰子文顏

高一作子驕鄒單子家並亡顏何字冉公西赤子華

並魯人猗與多賢升堂入室慨舉世之所傳名固踰乎

七十乃稽紀載尚遺其實家語史遷所錄不一嗟嗟

小子何敢忘逸爰重列以自識俾蒙士之易述其不

銓次豈緣聲律不韙之臯莫敢自卹尚同好事之君

子幸有以釘愚之失

顏無繇

音遙音由

縣

音玄

成公祖句

音鈞茲

句

音井疆

宓音密當

作伏

不齊

邽

音圭

巽

鄒

音臬

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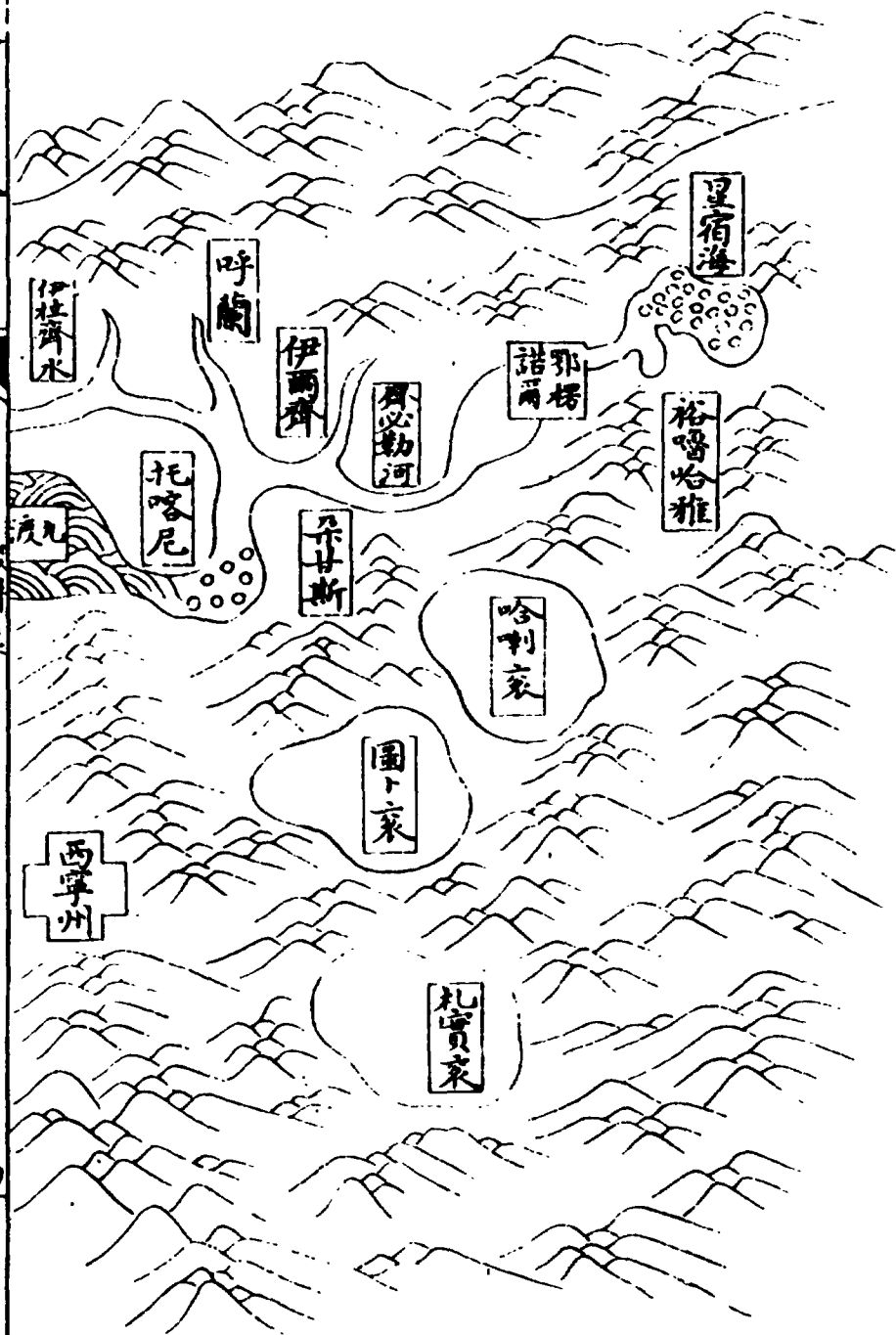
音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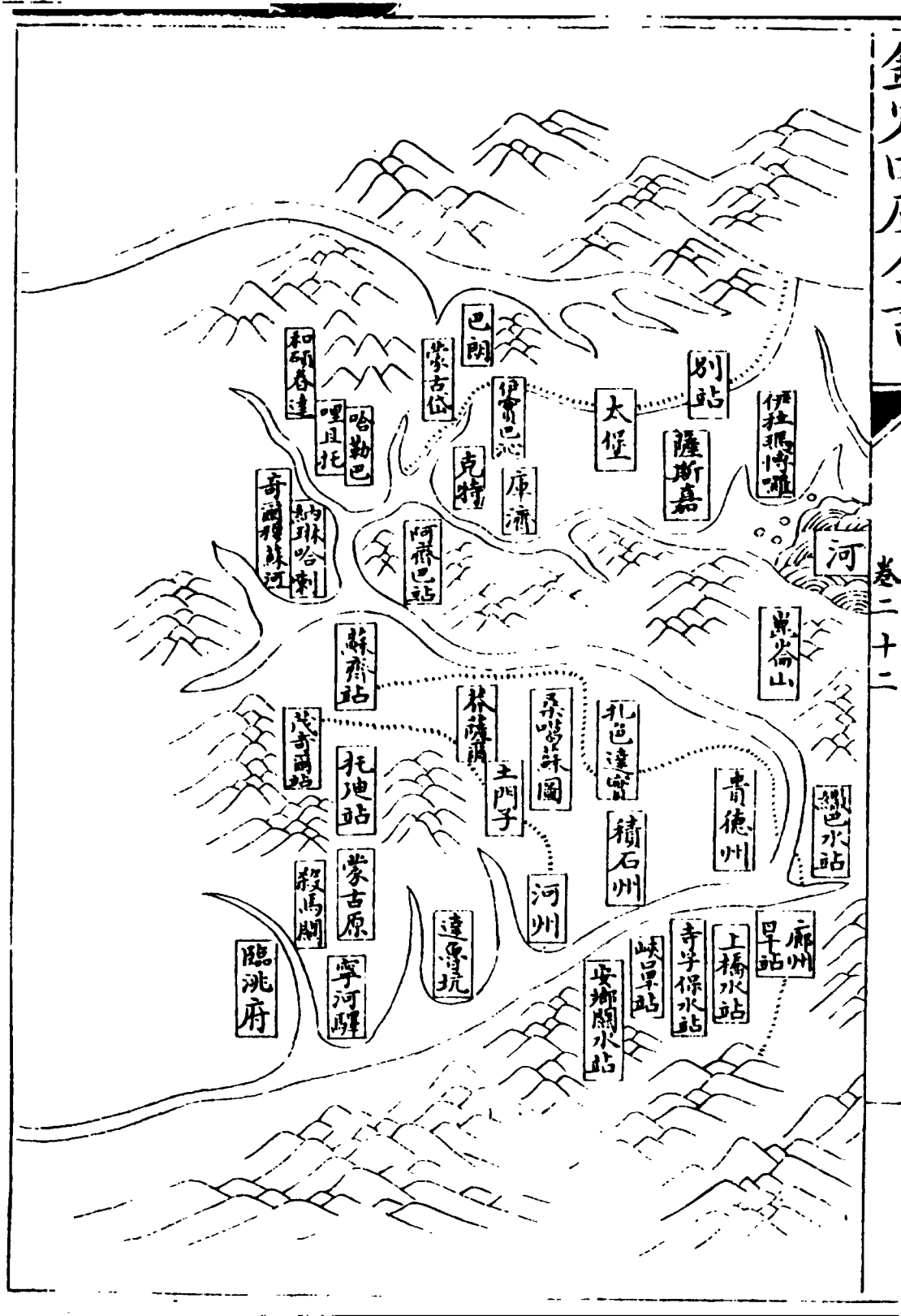
漆雕

哆

音侈

黄河源





潘昂霄志曰延祐乙卯春聖天子以四海萬國之廣軫念庶民艱虞罔控告也分使詣外郡諸道布揚德心戚休興替之清滂揚激之畿甸密邇獨不得均其澤越五月詔前翰林學士承旨臣庫庫楚翰林侍讀臣昂霄奉使宣撫京畿西道臣昂霄承命驚悸罔措唯務罄竭忠赤盡恤民瘼後已閼公一日語昂霄余嘗從余兄榮祿公都實抵西國窮河源耳之不覺瞿然以駭有是乎哉請畢其語公曰世祖皇帝至元十七

年歲在庚辰欽承聖諭黃河之入中國夏后氏導之知自積石矣漢唐所不能悉其源今為吾地朕欲極其源之所出營一城俾番賈互市規置航傳凡物貢水行達京師古無有也朕為之以永後來無窮利益蓋難其人都實汝舊人且習諸國語往圖汝諧授招討使佩金虎符以行是歲四月至河州州東六十里有寧河驛驛西南五六十里山曰殺馬關林麓穹隘譯言塔斯達巴啓足寢高一日程至巔西邁愈高四

閱月約四五百里始抵河源冬還圖城傳位置以聞
上悅往營之授土蕃等處都元帥仍金虎符置寮案
督工工師悉資內地造航為艘六十城傳措工物完
庫庫楚驛聞適僧格征恭噶藏布爾力沮遂止翼歲
兄都實旋都河源在土蕃朶甘斯西鄙有泉百餘泓
或泉或潦水沮洳散渙方可七八十里且泥淖溺不
勝人跡逼觀弗克旁履高山下眎燦若列星以故名
鄂端諾爾鄂端譯言星宿也羣流奔湊近五七里匯

二巨澤名鄂楞諾爾自西徂東連屬吞噬廣輪馬行
一日程迤邐東驚成川號齊必勒河二三日程水西南
來名伊爾齊與齊必勒河合三四日程南來名呼蘭又水東
南來名伊拉齊合流入齊必勒其流浸大始名黃河然
水清人可涉又一二日岐裂八九股名伊遜鄂羅木譯
言九度通廣六七里馬亦可度又四五日程水渾濁
土人挹革囊乘馬過之民聚落糾木幹象舟傳毛革
以濟僅容兩人繼是兩山峽東廣可一里二里或半

里深叵測矣朵甘斯東北鄙有大雪山名伊拉瑪博
囉其山最高譯言騰格哩哈達即崑崙也山腹至頂
皆雪冬夏不消土人言遼年成冰時六月見之自八
九股水至崑崙行二十日程河行崑崙南半日程地
又四五日程至地名庫濟克特二地相屬又三日
程地名哈喇伯勒齊爾四達之衝也多寇盜有官兵
鎮防崑崙迤西人簡少多處山南山皆不穹峻水亦
散漫獸有髦牛野馬狼狽羴羊之類其東山並高地

亦漸下岸狹隘有狐可一躍越之者行五六日程有水西南來名納琳哈喇譯言細黃河也又兩日程水南來名奇爾穆蘓二水合流入河河北行轉西至崑崙北二日程地水過之北流少東又北流約行半月程至貴德州地名必齊勒始有州事官府州隸河州置司土蕃等處宣慰司所轄又四日程至積石州即禹貢積石五日程至河州安鄉關一日程至打羅坑東北行一日程洮河水南來入河又一日程至蘭

州其下過北卜渡至鳴沙州過應吉里州正東行至
寧夏府南東行即東勝州隸西京大同路地面自發
源至漢地南北澗溪細流傍貫莫知紀極山皆草山
石山至積石方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折彼地有二折
蓋竒爾穆蘓及貴德州必齊勒也漢張騫使絕域羈
聯拘執艱厄百罹歷大宛月氏等數國其傍大國五
六皆稱傳聞以為窮河源烏能覩所謂河源哉史稱
河有兩源一出于闐一出葱嶺于闐水北行出葱嶺

河注蒲類海不流狀至臨洮出焉今洮水自南來非
蒲類明矣詢之士人言于闐葱嶺水其下流散之沙
磧又有言河與天河通尋源得織女支機石以歸亦
妄也崑崙至嵩高五萬里閭風元圃積瑤華蓋仙人
所居又何耶唐史土蕃傳河上流由河洪濟梁南二
千里水益狹春可涉秋夏乃勝舟其南三百里三山
中高而四下曰紫山古所謂崑崙其言頗類然止稱
河源其間云國家敞天威亘天所覆燾無間海內外

冠帶萬國罔非臣妾視漢唐為不足訝故窮河源去
萬里若步閨闈嘻盛典也不可志因志之都實族
女真富察氏統烏思藏路暨招討都元帥凡三至吐
蕃庫庫楚今除甘肅行省參知政事是歲八月初吉
翰林侍讀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臣潘昂
霄謹述柯九思序云河源有志自本朝始前乎此曷
為未有志河源者道路遼阻所傳聞異辭莫能究河
之源也山經曰敦薨之水西流注於沕澤出於崑崙

之東北陬實惟河源而水經載河出崑崙經十餘國
乃至沕澤山經又稱陽紆之山河出其中凌門之山
河出其中穆天子傳亦云陽紆之山河曰馮夷所居
是惟河宗氏釋氏西域志稱阿耨達大山上有大淵
水即崑崙山也地理志亦稱崑崙山在臨羌西而漢
書載河出兩源或稱有或稱無而河源所著異同况
世殊代易名地亦異終莫能有究之者我太祖皇帝
二十有一年春正月征西夏夏取甘肅等城秋取西

涼府遂過沙陀至黃河九渡按崑崙當九渡下流則
崑崙固已歸我職方氏矣憲宗皇帝二年命皇太弟
實喇帥諸部軍征西域凡六年闢封疆四萬里於是
河源及所注枝出者盡在封域之內當時在行有能
記其說皆得於目擊非放也逮世祖皇帝功成治定
天下殷富遂命臣都實置郡河源故翰林侍讀學士
潘公得究其詳實搜源析派而作斯志乃知更崑崙
行一月始窮河源於戲當四海混一之盛聞廣見覈

致數千載莫能究者俾後世有考而傳信焉豈斯文
之光實邦家無疆之休也公之子詡能不墜其先業
增光而潤色之至順間以同知嘉定州事來吳將刊
是書行於世屬九思叙其說于篇端元統元年冬十
有一月日南至奎章閣學士院鑒書博士文林郎柯
九思序

皇太子署牒

國朝政事正六品以下官中書奉勅署牒以命之牒具

中書官位最尊者令也署牒者自丞相以下而不敢以煩令惟皇太子立必兼中書令樞密使皇太子既受冊即中書上日獨署一牒明日省臣以其名聞天子即以宣命超拜五品官其人自非素親近有譽望取於羣臣者不得也

禽戲

余在杭州日嘗見一弄百禽者蓄龜七枚大小凡七等置龜几上擊鼓以使之則第一等大者先至几心伏

定第二等者從而登其背直至第七等小者登第六等之背乃豎身直伸其尾向上宛如小塔狀謂之烏龜疊塔又見蓄蝦蟆九枚先置一小墩於席中其最大者乃踞坐之餘八小者左右對列大者作一聲衆亦作一聲大者作數聲衆亦作數聲既而小者一一至大者前點首作聲如作禮狀而退謂之蝦蟆說法至松江見一全真道士寓太古菴一日取二鰕魚一黃色一黑色小大相伴者用藥塗利刃各斷其腰互

換接綴首尾異色投放水內浮游如故郡人衛立中以盆池養之經半月方死疊塔說法固教習之功但其質性蠢蠢非他禽鳥可比誠難矣哉若夫斷而復續死而復生藥歟法歟是未可知也但劇戲中似此者果亦罕見哉

虎禍

大德間荆南境內有九人山行值雨避於路傍舊土洞中忽有一虎來踞洞口哮咆怒視目光射人內一人

素愚八人者密議虎若不得人惡得去因結愚者先
出我輩共掩殺之愚者意未決遂各解一衣縛作人
形擲而出之虎愈怒八人併力排愚者於外虎即銜
置洞口怒視如前須臾土洞壓塌八人皆死愚者獲
生夫當顛沛患難之際乃欲以八人之智而陷一人
之愚其用心亦險矣天道果夢夢耶

河南婦死

河南婦世為河南民家天兵下江南婦被虜姑與夫行

求數年得之湖南婦已妻千戶某饒於財情好甚洽
視夫姑若塗人會有旨凡婦人被虜許銀贖敢匿者
死某懼罪亟遣婦婦堅不行夫姑留以俟婦閉其室
弗與通遂號慟頓絕而去行未百步青天無雲而雷
回視婦已震死錢唐白湛困先生記以詩曰從軍古
云樂獲罪禱應難母望明珠復夫求破鏡完押衙逢
義士公主奉春官為報河南婦天刑不可干

玉堂嫁妓

姚文公燧為翰林學士承旨日玉堂設宴歌妓羅列中

有一人秀麗閒雅微操閩音公使來前問其履歷初
不以實對叩之再泣而訴曰妾乃建寧人氏真西山
之後也父官朔方時祿薄不足以給侵貸公帑無償
遂賣入娼家流落至此公命之坐仍遣使詣丞相三
寶努請為落籍丞相素敬公意公欲以侍巾櫛即令
教坊檢籍除之公得報語一小吏黃璉後顯官者曰我以此
女為汝妻女即以我為父也更忻然從命京師之人

相傳以為盛事云嘉興貝闕嘗有詩曰斷絲棄道邊
何日緣長松墮羽別炎洲不復巢梧桐昔在至元日
六合車書同玉堂盛文士燕集來雍雍金刀手割鮮
酒給葡萄濃坐有一枝春秀色不可雙叶娉婷劉碧
玉綽約商玲瓏寶釧金雀釵已覺燕趙空或聞操南
音未解歌北風上客驚且疑姓氏初未通問之慚復
泣乃起陳始終妾本建寧女遠出西山翁父母生妾
時謂是金母童梨花鎖院落燕子窺簾櫳迢迢官朔

方位卑食不充侵貸國有刑桎梏加父躬粥女以自
贖白壁淪泥中秋娘教歌舞屢入明光宮永為娼家
婦遂屬梨園工京華多少年門外嘶青驄不如孟光
醜猶得嫁梁鴻自傷妾薄命失落似秋蓬客聞為三
歎天道何憐憫遣使白宰相削籍歸舊宗小史十八
九勿恨相如窮配爾執箕箒今夕看乘龍鴛鴦並玉
樹鸚鵡開金籠棄汝桃花扇紅牙不復從提甕自汲
水絺綌自御冬時多困軼軻事或忻遭逢安知百尺

井忽登羣玉峯借問為者誰內相姚文公

數讖

至元甲子阿哈瑪特拜中書平章領制國用使司時樂府
中盛唱胡十八小令知識緯者謂其當擅重權十八
年人未之信果於至元壬午伏誅越五年丁亥閏二
月僧格拜中書平章立尚書省貪暴殘忍又十倍於
阿哈瑪特人亦謂桑字拆而為四十八桑字後改作相
字亦拆為四十八竟不知應之於壽或應之於職然

自立省之日至辛卯正月敗績恰四十八月其神驗

如是

案僧格原文作桑哥故當時附會如此

戎顯再生

大德戊戌二月二十日張漢臣尚書趙松雪學士費北
山漕侯同在杭州泛舟過西湖至毛家步上岸乘肩
輿將遊水樂洞行里餘逢一尼寺趙公偕二公入寺
訪親俄而從人來報張公之老僕戎顯卒死矣亟回
至其所呼救不省氣絕身僵忽有二道士過一老一

幼云不妨事老者即於死人面上吹呵幼者就籬落間摘一青葉度於老者若作法書符狀置死人頂上隨即再生頃間失二道士所在或云恐是洞賓變現隱括其姓如此耳

算命得子

樵李郭宗夏嘗見建德路總管趙良臣言都下有李總管者官三品家巨富年逾五十而無子聞樞密院東有術者設肆算命談人休咎多奇中試往叩焉且語

之曰吾之祿壽已不必言但推有子與否術者笑曰
君有子矣何為給我李曰吾實無子豈給汝耶術者
怒曰君年四十當有子今年五十六矣非給我而何
同坐者皆軍官見二人爭執甚訝之李沉吟良久曰
吾年四十時一婢有娠吾以職事赴上都比歸則吾
妻粥之矣莫知所往若有子則此是也術者曰此子
終當還君相別而出時坐中一千戶邀李入茶坊告
之曰十五年前吾亦無子因到都置一婢則已有孕

到家時適吾妻亦有孕前後一兩月間各生一男今
皆十五六矣豈君之子也兩人各言婦人之容貌歲
齒相同李歸語於妻妻往日誠悍妬至是見夫無嗣
心頗慚而憐之翼日邀千戶至家享以盛饌與之刻
期而別千戶先歸南陽府李以實告於所管近侍大
官乞假前往大官曰此美事也我當與汝奏聞既而
有旨得給驛以行凡筵席之費皆從官辦李至衆官
郊迎往千戶宅設大宴李所以餽獻千戶并其妻子

僕妾之物甚侈千戶命二子出拜風度不殊衣冠如一莫知何者為己子致請於千戶千戶曰君自認之李諦視良久天性感通前抱一人曰此吾子也千戶曰然於是父子相持而哭坐中皆為墮淚舉盃交賀大醉而罷明日千戶荅禮會客如昨謂李曰吾既與君子矣豈可使母子分離今并其母以奉李喜出望外回都攜見大官大官曰佳兒也引之入覲通籍宿衛後亦官至三品大抵人之有子無子數使之然非

人力所能也而術士之業亦精矣

夫婦入道

王氏守素錢唐民家女其夫丁棄家為全真道士於吳山之紫陽菴一日召守素入山自付四句云嬾散六十三妙用無人識逆順兩俱忘虛空鎮常寂坐抱一膝而逝方外者流謂之騎鶴化守素遂亦束髮簪冠着道士服奉夫遺屍二十年迹不下山年逾七十幾於得道者神仙渺茫故未暇論貞守一節乃可尚也

丁卯進士薩都刺天錫贈之詩曰不見遼東丁令威
舊遊城郭昔人非鏡中春去青鸞老華表山空白鶴
歸石竹淚乾斑雨在玉簫聲斷綠雲飛洞門花落無
人迹獨坐蒼苔補道衣

項節婦

燕山項氏其夫江南人行賈燕薊間聘項與居未幾夫
死項時年二十奉柩回江南誓以夫餘貲養姑以自
終比至姑已改適勵志孀居以守夫祀盱江李宗烈

閱其事而賦之詩曰少無依倚老何堪白髮婆娑亂
不簪夢裏尚思江北好悔將夫骨葬江南

西域奇術

任子昭云向寓都下時隣家兒患頭疼不可忍有回回
醫官用刀割開額上取一小蟹堅硬如石尚能活動
頃焉方死疼亦適止當求得蟹至今歲之夏雪蓑云
嘗於平江閭門見過客馬腹膨脹倒地店中偶有老
回回見之於左腿內割取小塊出不知何物也其馬

隨即騎而去信西域多奇術哉

童子屬對

湖廣行省平章歸自雨中有一童子年七八歲直造傘
下避雨平章問曰學生能屬對否曰能平章曰青衿
來避雨即應聲曰紫綬去朝天平章喜引至家遺以
果肴明日除書至拜中書平章之命復大喜再以楮
幣綵繒贈之

先輩風致

龍麟州先生過福建憲府設宴命宮妓小玉帶佐觴酒
半憲使舉盃請曰今日之歡皆玉帶為也願先生酬
之以詩先生其母辭時先生負海內重名雅畏清議
又不能違憲使之請遂書一絕句云菡萏池邊風滿
衣木樨亭下雨霏霏老夫記得坡仙語病體難禁玉
帶圍於是舉席稱嘆盡歡而散蓋前輩既不肯拂人
意又不欲失所守而且用事清切一時風致可想見
信非野儒俗士所能及也

司馬善諫

御史大夫額森特穆爾與夫人不睦已數年矣翰林學士承旨阿穆恰巴拉死大夫遣司馬明埒往唁之及歸問其所以明埒云承旨帶畧畧娘子十有五人皆務爭奪家財全無哀戚之情惟正室坐守靈幃哭泣不已大夫默然是夜遂與夫人同寢歡愛如初若司馬者可謂善於寓諫者矣

俞竹心

術士俞竹心者居慶元嗜酒落魄與人寡合順其意者
即與推算醉筆如飛畧不構思頃刻千餘言道已往
之事極驗時皆以為異人至元己卯間婁敬之為本
路治中嘗以休咎叩之荅曰公他日直至一品便休
婁深信其說棄職別進適值壬午更化俯就省掾陞
除並都府判改換押字再宛然真書一品二字未幾
卒於官所此偶然耶抑數使然耶

犬脇生子

元貞丙申秋大都南城武仲祥家有乳犬懷胎在脇下
忽腫成瘡六七日後於瘡生五子色皆青蒼每當舂
梁自頂至尾生逆毛一道他無所異又數日瘡亦平
復

輟耕錄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輟耕錄卷二十三

元 陶宗儀 撰

書畫標軸

唐貞觀開元間人主崇尚文雅其書畫皆用紫龍鳳紬綾為表綠文紋綾為裏紫檀雲花杆頭軸白檀通身柿心軸此外又有青赤琉璃二等軸牙籤錦帶大和間王涯自鹽鐵據相印家既羨於財始用金玉為軸甘露之變人皆剝剔無遺南唐則標以迴鸞墨錦籤

以潢紙宋御府所藏青紫大綾為標文錦為帶玉及
水晶檀香為軸靖康之變民間多有得者高宗渡江
後和議既成權場購求為多裝褫之法已具名畫記
及紹興定式茲更不贅姑以所聞見者使賞鑒之士
有考焉

錦標

克絲作樓閣 克絲作龍水 克絲作百花攢龍

克絲作龍鳳 紫寶階地 紫大花

五色簾文

俗呼山和尚

紫小滴珠方勝鸞鵲

青綠簾文

俗呼閣婆又曰蛇皮

紫鸞鵲

一等紫地紫鸞鵲一等白地紫鸞鵲

紫百花龍

紫龜紋

紫珠紋

紫曲水

俗呼落花流水

紫湯荷花

紅霞雲鸞

黃霞雲鸞

俗呼絳霄其名甚雅

青樓閣

閣又作臺

青大落花

紫滴珠龍團

青櫻桃

皂方團白花

褐方團白花

方勝盤象

毬路

衲

柿紅龜背

樗蒲

宜男

寶照

龜蓮

天下樂

練鵲

方勝練鵲

綬帶

瑞草

八花暈

銀鈎暈

紅細花盤鵬

翠色獅子

盤毬

水藻戲魚

紅徧地雜花

紅徧地翔鸞

紅徧地芙蓉

紅七寶金龍 倒仙牡丹 白蛇龜紋

黃地碧牡丹方勝 皂木

綾引首及託裏

碧鸞 白鸞 皂鸞

皂大花 碧花 薑牙

雲鸞 樗蒲 大花

雜花 盤鵬 濤頭水波紋

仙紋 重蓮 雙鴈

方棋

龜子

方轂紋

鵝鵝

棗花

鑑花

疊勝

白毛 遼國

回文 金國

白鷺

花 並高麗國

暉卷紙

高麗

蠲

夾背蠲

揩光

軸

出等白玉碾龍簪頂或碾花

白玉平頂

瑪瑙漿水紅

金星石

珊瑚

水晶

蠟沉香

古玉

象牙

犀角

軸桿

檀香木

匣

螺鈿

宋高宗內府皆鈿匣

爐鳴

至元庚寅冬江浙行省官立僧格沙布迪音輩德政碑穹
窿莫比特闕坐石時趙若晦者素善諂媚因以楊和
王墳域所有為言役人夫數千拖拽而至畢工之日
是夜省堂中火爐鳴直至昧爽方休嗣是夜以為常
又梟鳴梁壓虎入城市越明年春相哥敗諸公俱罹
奇禍豈非事有先兆與

田夫人

劉公復新為上都留守時有令史亢子春者值公退食
偶與同列據案判事以戲遂為仇家發之公大怒責
問罪狀枷項示衆及歸怒容未霽其夫人田氏問公
何故不樂公語其故夫人曰此小節耳何足怒也即
令人呼亢至請公為脫其枷且勞以酒云此一盃與
汝壓驚此一盃與汝慶喜男子大丈夫何所不至留
守之位何患不到亢感謝而退不數年公卒而無子
止一女適田直長直長端卒女病雙瞽後亢官湖廣

參政迎夫人母子歸沒齒敬養不怠公乃廉訪使劉
廷幹之從祖父也

噪

大名王和卿滑稽佻達傳播四方中統初燕市有一蝴
蝶其大異常王賦醉中天小令云掙破莊周夢兩翅
駕東風三百處名園一采一箇空難道風流種詭殺
尋芳蜜蜂輕輕的飛動賣花人搨過橋東由是其名
益著時有關漢卿者亦高才風流人也王常以譏詭

加之關雖極意還答終不能勝王忽坐逝而鼻垂雙涕尺餘人皆歎駭關來弔唁詢其由或對云此釋家所謂坐化也復問鼻懸何物又對云此玉筋也關云我道你不識不是玉筋是鼻咸發一笑或戲關云你被王和卿輕侮半世死後方才還得一籌凡六畜勞傷則鼻中常流膿水謂之鼻病又愛訐人之短者亦謂之鼻故云爾

金蓮盃

楊鐵崖耽好聲色每於筵間見歌兒舞女有纏足纖小者則脫其鞵載盞以行酒謂之金蓮孟子竊怪其可厭後讀張邦基墨莊漫錄載王深輔道雙鳧詩云時時行地羅裙掩雙手更擎春潋灩傍人都道不須辭儘做十分能幾點春柔淺醺蒲萄暖和笑勸人教引滿洛塵忽泥不勝嬌剗蹈金蓮行款款觀此詩則老子之踈狂有自來矣

大佛頭

宋高宗朝錢塘喻氏出家為沙門名思淨建妙行院於
北關接待供僧三百萬畫阿彌陀佛入於神妙楊侍
郎傑贊為喻彌陀人從而稱之淨又於西湖之北鑿
石為大佛頭父老相傳云此石乃秦始皇繫纜石蓋
是時皆浙江耳初無西湖之名始皇將登會稽為風
浪所阻故泊舟此處

揚州白菜

揚州至正丙申丁酉間兵燹之餘城中屋址徧生白菜

大者重十五斤小者亦不下八九斤有膂力人所負
纔四五窠耳亦異

謫誕有配

天下之事未嘗無配雖謫詐誕妄之談亦有然者松江
衛山齋有材譽時庸醫兒孫華孫頗知嗜學山齋因
獎予之使得儕於士類山齋既死華孫忽謂人曰嘗
夢天使持黃封小合授吾曰上帝有勅以衛山齋聲
價畀汝吾受命謝恩而寤華孫才思極遲凡作一詩

必數十日乃就則曰吾登溷偶得一聯或又曰枕上
得此故人戲贈以詩有浪得詩名索價高及山齋聲
價黃封合之句陸居仁每謂人曰吾讀書至得意時
見慶雲一朵現家人皆不能覩又一日讀詩集傳有
不安處思所以易之忽若夢寐中見尼父拱立於前
而呼吾字曰陸宅之朱熹誤矣汝說是也偶與友人
之黠者言及此友人曰足下得非稟受素弱乎曰何
為曰吾見足下眼目眊眊又夢寐顛倒故知其然也

居仁慙赧不復辨客來談及拊几大笑命筆識之

檢田吏

有一老翁如病起破衲毳瘦如鬼曉來扶向官道傍
哀告行人乞錢米時予奉檄離江城邂逅一見憐其
貧倒囊贈與五升米試問何故為窮民老翁答言聽
我語我是東鄉李福五我家無本為經商只種官田
三十畝延祐七年三月初賣衣買得犁與鉏朝耕暮
耘受辛苦要還私債輸官租誰知六月與七月雨水

絕無潮又竭欲求一點半點水却比農夫眼中血滔
滔黃浦如溝渠農家爭水如爭珠數車相接接不到
稻田一旦成沙塗官司八月受災狀我恐徵糧喫官
棒相隨鄰里去告災十石官糧望全放當年隔岸分
吉凶高田盡荒低田豐縣官不見高田旱將謂亦與
低田同文字下鄉如火連逼我將田都首伏只因嗔
我不肯首却把我田批作熟太平九月開早倉主首
貧乏無可償男名阿孫女阿惜逼我嫁賣陪官糧阿

孫賣與運糧戶即目不知在何處可憐阿惜猶未算
嫁向湖州山裏去我今年已七十奇饑無口食寒無
衣東求西乞度殘喘無因早向黃泉歸旋言旋拭腮
邊淚我忽驚慙汗沾背老翁老翁勿復言我是今年
檢田吏此表介踏災行也是以為民牧不恤民瘼
者之勸介字可潛嘗掾松江蓋能以儒術飾吏事者
因載之

王鹿盧

霍清甫治書云考古圖載古衣服今有玉轆轤玉具劍
古樂府曰腰間轆轤劍此器以塊然之璞既解為環
中復為轉闕而上下之隙僅通絲髮作宛轉其間今
之名玉工者往往嘆其所未覩按漢雋不疑帶璽同
具劍晉灼曰古長劍首以玉作井轆轤形上刻木作
山形如蓮花初生未敷時今大劍末首其狀如此前
說乃宋李公麟之所紀也余昔宦遊錢唐因識吳和
之者性慧巧博物收一轆轤玉青色形如呂字環口

中間轆轤旋轉無分毫縫罅形色極古人皆以為鬼
工因土漬用白梅熬水煮之良久脫開詳視竅中有
雙玉軸在焉中嵌一物形若牛筋意度必是當間煮
之胖脹撐塞雙軸入竅闔住所以宛轉無礙年深腐
敗縮瘦因而煮脫試用乾牛筋搥實置軸兩間對勘
孔竅以線縛定煮之少時雙軸果湧入竅中須臾取
出依前動轉不脫後余亦收一小者狀若旋環製作
大約相似後因損折轉軸中亦有一物形似翎桶想

亦同一關捩其玉具劍自三代有之今止以兩漢為始至於宋朝且千餘年未有能窮其轆轤底蘊今偶以煮脫乃得其機軸亦云奇矣

猴盜

夏雪蓑云嘗見優人杜生彥明說向自江西回至韶州寓宿旅邸邸先有客曰相公者居焉刺繡衣服琢玉帽頂而僅皮履生惑其酒有延欸問以姓名履歷客具答甚悉初不知其為盜也次日客酬讌邀至其室

見柱上鎖一小猴形神精狡既而縱使周旋席間忽
番語遣之俄捧一椀至復番語詈之即易一碗至生
驚異詢其故客曰某有婢得子彌月而亡時此猴生
旬有五其母斃於獵犬終日叫號可憐因令此婢
就乳之及長成遂能隨人指使兼解番語耳生別後
至清州留吳同知處忽報客有攜一猴入城者吳語
生云此人乃江湖巨盜凡至人家窺見房室路徑并
藏蓄所在至夜使猴入內偷竊彼則在外應接吾必

奪此猴為人除害也明日客謁吳吳歎以飯需其猴
初甚拒吳曰否則就此斷其首客不得已允許吳酬
白金十兩臨去番語囑猴適譯史聞得來告吳曰客
教猴云汝若不飲不食彼必解爾縛可亟逃來我只
在十里外小寺中伺也吳未之信至晚試與之果核
水食之類皆不食急使人覘之此客果未行歸報引
猴搗殺之

盜有道

後至元間盜入浙省丞相府是夕月色微明相於紗帷中窺見之美髭髯身長七尺餘時一侍姬亦見之大呼有賊相急止之曰此相府何賊敢來蓋虞其有所傷犯故也縱其自取七寶繫腰金玉器皿席捲而去翼旦責令有司官兵肖形掩捕刻期獲解沿門搜索終不可得越明年纔於紹興諸暨州敗露掠問其情乃云初至杭寓相府之東相去三十餘家是夜自外大醉歸倒於門外主人扶掖登樓而卧須臾嘔吐狼

籍滿地至二更開樓窓緣房簷進府內脚履尺餘木
級面帶優人假髯既得物直攜至江頭置於白塔上
復回寓所侵晨邏者至察其人酒尚未醒酣睡正熟
且身材侏儒畧無髭髯竟不之疑數日後方攜所盜
物抵浙東因此被擒盜亦有道其斯之謂與

預知改元

省掾李孟容度為余言元統間在都間見一全真先生
年五十餘相貌魁偉嘗坐省東茶肆中所言輒有驗

因訪其寓所乃在五門外第二橋民家遂以出處叩之全真曰汝仕不在北方且宜南歸四十後方可食祿臨別偶問及時事全真曰此後當改至元至元後改至貞天下亂矣僕曰國初已有至元全真曰汝第識之僕南還至關河間改至元心益信之及改至正則知貞者正也四十後方補饒州府史夫全真之言如燭照數計特不知果何術也豈非至人者乎

醉太平小令

堂堂大元姦佞專權開河變鈔禍根源惹紅巾萬千官
法濫刑法重黎民怨人喫人鈔買鈔何曾見賊做官
官做賊混愚賢哀哉可憐右醉太平小令一闋不知
誰所造自京師以至江南人人能道之古人多取里
巷之歌謠者以其有關於世教也今此數語切中時
病故錄之以俟采民風者焉

譏省臺

集慶失守行御史臺移置紹興路前御史大夫納琳再

任時浙省丞相達實特穆爾得便宜行事民間頗言其貪後又以大夫子安安判行樞密院護臺治大夫之政一聽決於院判有人作詩云舊省新丞相新臺舊大夫大夫聽子語丞相愛金珠又有人大書於臺之門曰包苴賄賂尚公行天下承平德未能二十四官徒擲鷹越王臺上望金陵

造物有報復

會稽陳思可睿云至正丙申御史大夫納琳開行臺於

紹興於時慶元慈溪則有縣尹陳文昭本路餘姚則
有同知圖卜戡在城則有錄事達魯噶齊穆爾古蘓皆
總制團結民義者納琳之子安安以三人為不易制
思有以去之乃先給召圖卜戡至拘於寶林寺夜半率
臺軍擒殺之從而方國珍亦執陳文昭沈之海獨存
穆爾古蘓一人耳人皆以圖卜戡之死歸罪於穆爾古
蘓不能力救殊不知當時之執圖卜戡乃所以擒穆爾
古蘓也執圖卜戡之謀出於潘子素子素亦為安安縊

諸途執子素之謀出於辛敬所敬所間關投張士誠
客死平江僧舍及拜世克代納琳為大夫又不能容
穆爾古蘓搃殺於其私第拜世克以弟吹斯綱拜中
書右相詔入朝既得罪兄弟誅戮家無噍類但未知
安安死所耳靜而思之若有尸於冥冥之中者不知
造物果如何也

鎖鎖

回紇野馬川有木曰鎖鎖燒之其火經年不滅且不作

灰彼處女取根製帽入火不焚如火鼠布云

葉氏還金

葉公政字克明淮陰人行宣政院都事李實之子翰林
直學士蟾心之從子也至政甲午公政以浙西幕史
奉布延平章檄轉餉鄂閩時丹陽富民束子章先與
是役會飲於蘄志相合即以兄禮事公政未幾子章
起赴汴泣別公政曰弟今濟大江涉重地兄言行篤
信願以貲囊相託公政辭弗獲俾子章手緘而為謹

歲之越兩月子章之友朱君讓率其奴來謁曰子章不幸入蓮臺湖遇盜死矣子章昔寄囊中亦有某物在間欲啓囊而請之公政曰汝寓物子章未嘗語我子章已矣家固無恙也義必質諸其家明以付汝君讓以公政匿為已有銜之去明年既竣事還坐丹陽驛門要東朱二氏父子啓囊緘得鈔二百五十緡黃金五十兩銀三百兩珠八千枚衣帛有差歸之東氏餘鈔五十緡黃金五兩銀五十兩珠千枚有朱題封

歸之朱氏盛具酒饌以謝辭之前翰林院編修膠西
張復初嘉公政義為作傳且稱公政幼知讀書嘗從
平章克池之諸縣破蘭溪渠魁徐真一平蘄水寨司
輜糧四年無纖芥譴呵平章凡七薦中書不報人謂
公侯子孫必復其始天道豈獨遠耶江陰王逢詩曰
蘄春肥羊采石酒君為玉昆我金友夜談接膝晝握
手乾坤意氣同高厚霜風吹蘆客衣薄濕雲羈鴻飛
漠漠蓬窓篝燈照囊橐嗟君遠行感君託蓮臺湖深

浪拍銀鷗鴟杜若傷心神天生禍亂有今日誰謂交
遊無故人葉郎還金何愧竇禹鈞

傅氏死義

傅氏紹興諸暨人年十八適同里章瑜瑜為苛吏胥軍
興期會迫死道上計至傅氏蒲伏抱屍歸號泣三日
猶不忍入櫬屍有腐氣猶依屍呵嗟曰冀甦既入棺
至嚙其棺成穴及葬投其身壙中母強挽以出制未
百日母欲斂志語聞遂大慟連日不食母囑侍婢謹

視之閱數日給婢吾當浴若輩理沐具俟予既而失所在明日婢汲井見二足倒植井中乃傅氏也楊鐵史維禎嘗贊之曰余讀古節婦事至青陵臺及祝英氏以為後無繼者世道降也久矣今瑜妻乃爾謂世降德薄者吾信歟夫婦倫與君臣等世之稱臣子者獨不能以瑜妻之義於夫者義其君歟噫

武官可笑

張氏據有平江日其部將左丞呂珍守紹興參軍陳庶

子饒介之在張左右一日陳賦詩饒染翰題一紈扇以寄呂云後來江左英賢傳又是淮西保相家聞說錦袍酣戰罷不驚越女采荷花饒素負書名且詩語俊麗為作者所稱呂俾人讀罷忽大怒曰吾為主人守邊疆萬死鋒鏑間豈務愛女子而不驚之耶見則必殺之又元帥李其姓者杭州庚子之圍解頗著功勞一士人投之以詩將有求焉其詩有黃金合鑄李將軍之句李大怒曰吾勞苦數年止是將軍今年纔

得元帥乃復令我為將軍耶命帳下策出之右二事
雖相傳以為笑亦可因以為戒云

鞠獄

吳人高伯厚云元統間某吏杭東北錄事一日有部民
某甲與某乙鬪毆某甲之母勸解被某乙用木棒就
腦後一擊仆地而死適某承該檢驗腦骨唇齒皆有
重傷某乙招伏繫獄經二載遇赦以非謀殺合宥既
得釋放來致謝因言與某甲鬪毆時其母來勸力牽

其子之裾手脫仰跌自搗其腦昏絕在地隣里有剪刀挑母唇齒灌藥不甦乃死故腦唇有傷實未嘗持棒擊之也某問何為招伏某乙言倉皇之際惟恐筭楚但欲招承償命弗暇計也鄰里見我已招遂皆不復言矣吁今之鞠獄者不欲研窮磨究務在廣陳刑具以張施厥威或有以表曲告訴者輒便呵喝震怒畧不之恤從而吏隸輩奉承上意拷掠鍛鍊靡所不至其不置人於冤枉者鮮矣使聞伯厚之言寧不知

懼乎

聖鐵

杭州張存幼患一目時稱張瞎子忽遇巧匠為安一磁
睛障蔽於上人皆不能辨其偽至元丙子後流寓泉
州起家販舶越六年壬午回杭自言於蕃中獲聖鐵
一塊厚濶僅及二寸作法撒沙布地噉鐵於口刀刃
不能傷其身後傳聞既廣有烏瑪喇奉使來取試以
鐵納於羊口籠其首作法撒沙驗之劒果無所傷去

鐵復揮應手首落遂就進呈

鬼爺爺

元統間杭州鹽倉宋監納者嘗客大都求功名不遂甚
至窮窘然頗慎行止不敢非為遂出齊化門求一死
所望見水潭將欲投入虛空中有鬼作人聲云宋某
陽壽未終不可死也四顧一無所有於是默默而回
中途拾得一紙帖云宋某可於吏部某令史下某典
吏處習學書寫翼日物色之果得其人遂獲進步再

得一帖云汝可求託某人謀請俸祿因依所言一舉而成凡歷俸數十月至於受勅命獲財寶取妻買妾生子育女為富家翁一皆陰冥所佑平昔却未嘗覩其形狀祇見一矮小影子而已但有所見即便祭獻稱名爺爺忽一日有一帖云我要葉子金一百八十兩索之甚急未免數數祭獻求免因問云爺爺要此何用一帖云我要去揚州天寧寺妝佛也又一夕其妻臂上失去金釧金鐲急告之一帖云在汝第幾隻

箱內權且付還又一日失去熟羊背皮一帖云我借用了明日當還次日一大綿羊自外走入如此等類甚多不可枚舉及宋受前職鬼亦隨到恐被竊其所
有乃令人詣龍虎山求天師符命懸於所寓室內晨興但見一樣四十道皆倒懸之莫可辨其真偽及禮請功行法師驅治而壇內牌位顛倒錯亂弗能措手而止又一日鹽倉印信不知所在告之哀切一帖云
在汝第四十幾隻箱內第幾箇段子下開尋果有時

與張大使同寅將印寄於伊家一帖飛告云印信當
長官收掌若不送還一棒打碎汝頭也大使驚恐急
送還之後有一過路道人詣門偶以始末訴之道人
曰我當為汝遣之乃於桃樹上斫取朝向東南大枝
作一槌一榘便以榘釘東南隅地上囑云每月逢五
則擊五下當自絕也後果絕無影響竟不知何等鬼
也江陰陳範季模與宋交代所以極知其詳季模蓋
余友也

死護文廟

胡善字師善紹興諸暨人泰定進士胡一中高第弟子也至正乙未以憲僉趙公舉為松江儒學經師越明年二月苗寇至欲燬孔子廟善坐經席罵寇寇怒殺之廟得免於災先是善以死自許題詩於壁曰領檄來司教臨危要致身及難死果不誣今校官貌其像祀於先賢堂

輟耕錄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輟耕錄卷二十四至
六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法式善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錄監生臣楊景猷

欽定四庫全書

輟耕錄卷二十四

元 陶宗儀 撰

結交重氣義

國初張公可與李公仲方鮮于公伯機同仕于朝既而
張除浙省郎中李除都事鮮于除浙東宣慰經歷胥
會於杭驩甚李卒於官張移書鮮于曰仲方歿矣家
貧子幼吾輩若不為之經紀則孤寡何所依也吾以
一女許配其仲子矣公以為何如鮮于聞訃哀祭成

禮亦以一女許贅其長子即從善也後官至紹興推官仲子字復初官至淮安總管於此可見前輩結交重義氣不以貴賤貧富易其心誠可敬也張公官至中書左丞

帝廷神獸

國朝每宴諸王大臣謂之大聚會是日盡出諸獸於萬歲山若虎豹熊象之屬一一列置訖然後獅子至身才短小絕類人家所畜金毛獠狗諸獸見之畏懼俯

伏不敢仰視氣之相壓也如此及各飼以雞鴨野味之類諸獸不免以爪按定用舌去其毛羽惟獅子則以掌擎而吹之毛羽紛然脫落有若燭洗者此其所以異於諸獸也古云獅子吼蓋不易於吼一吼則百獸為之辟易也

勾欄壓

至元壬寅夏松江府前勾欄隣居顧百一者一夕夢攝入城隍廟中同被攝者約四十餘人一皆責狀畫字

時有沈氏子以搏銀為業亦夢與顧同鬱鬱不樂家人無以紓之勸入勾欄觀排戲獨顧以宵夢匪貞不敢出門有女官奴習謳唱每聞勾欄鼓鳴則入是日入未幾棚屋拉然有聲衆驚散既而無恙復集焉不移時棚貼壓顧走入抱其女不謂女已出矣遂斃於顛木之下死者凡四十二人內有一僧人二道士獨歌兒天生秀全家不損一人其死者皆碎首折脇斷筋潰髓亦有被壓而幸免者見衣朱紫人指示其出

不得出者亦曲為遮護云

鵠傳書

顏清甫曲阜人顏子四十八代孫嘗卧病其幼子偶彈
得一鵠歸以供膳於梢翎間得書一緘書上題云
家書付男郭禹開拆禹乃曲阜縣尹郭仲賢也蓋其
父自真定寄至者時仲賢改授遠平縣尹去鵠未及
知盤桓尋覓遂遇害清甫見之責其子便取木匣函
鵠候病稍愈直抵仲賢官所獻書與鵠且語其故仲

賢戚然曰畜此鵠已十七年矣凡有家書雖隔數千里亦能傳致誠異禽也命左右瘞之以清甫長厚君子留之累日商及子弟出處清甫告言長子國祥頗習儒業及仲賢知霍州召補州史貢山東廉訪奏差陞書吏後官至漢中廉訪使

待士鄙吝

嘉興林叔大鏞掾江浙行省時貪墨鄙吝然頗交接名流以沽美譽其於達官顯宦則刲羔殺豕品饌甚盛

若士夫君子不過素湯餅而已一日延黃大癡作畫
多士畢集而此品復出捫腹濶步譏謔交作叔大赧
甚不敢仰視遂揖潘子素求題其畫子素即書一絕
句云阿翁作畫如說法信手拈來種種佳好水好山
塗抹盡阿婆臉上不曾搽大癡笑謂曰好水好山言
達官顯宦也阿婆臉不搽言素面也言未已子素復
加一句云諸佛菩薩摩訶薩俱不解其意子素曰此
謝語即僧家懺悔也閔堂大笑而散叔大數日羞出

見客人之鄙吝一至於此亦可憐已

陳公子

陳雲嶠 栢泗州人性豪宕結客其祖平章故宋制置即
龍麟洲題琵琶亭以譏之者凡積金七屋不數年散
盡嘗為侍儀舍人館閣諸老朝省名公莫不折輩行
與交咸稱之曰公子其妻鍾太保女也恃富貴近戚
偶以一言驕之遂終身不見嘗被命監鑄祭器於杭
無錫倪元鎮慕其名來見之張燕湖山間羅設甚至

酒終為別以一帖饋米百石雲嶠命從者移置近所
舉巨觥引妓樂騶從者而前悉分散之顧倪曰吾在
京時即熟爾名云南士之清者它無與比其所以章
章者蓋以米沽之也請從今日絕交且罵諸嘗譽之
者時張伯雨在坐不勝跼蹐其豪氣類如此嘗雪中
騎牛拜米南宮墓詩云少年不解事買駿輕千金何
如小黃犢踏雪空山深小小雙牧童吹笛穿松林醉
拜南宮墓地下有知音言世上無知音也平日喜居

錢唐好古有餘而治才不足又不樂小官怒罵宰相
年逾六十不得志而死其畢命時作偈云前身本是
泗州僧

漢魏正閏

霍治書云紫陽楊煥然先生讀通鑑至論漢魏正閏大
不平之遂修漢書駁正其事因作詩云風煙慘淡駐
三巴漢燼將燃蜀婦髻欲起溫公問書法武侯入寇
寇誰家後攻宋軍迴始見通鑑綱目其書乃寢順德

劉道濟先生尤不平之修書名三為亦見綱目閱而
不行中統改元陵川郝伯常先生使宋被留儀真執
不得還就買書作續漢史既脫橐會同僚苟正甫諸
公飲至數行忽長嘆曰某辛苦十餘年莫不被高頭
巾輩已做了也皆對云不聞之至元丁亥予分臺江
西購得蕭常續漢書全部因喟然曰惜乎郝君不及
見此

剛卯

剛卯者按許慎說文

音開

改大剛卯以逐鬼也玉篇開

改剛卯大印以辟鬼也廣韻殺改大開堅也王莽傳

服虔注曰剛卯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長三寸廣一寸

四分或用玉或用金或用桃著佩之又注當中央從

穿作孔以綵絲葺其底刻其上文曰正月剛卯既央

靈爰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帝令祝融以教夔龍

庶疫剛痺莫我敢當又曰疾日嚴卯帝令夔化順爾

固伏化茲靈爰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使剛痺莫我

敢當凡六十六字，殺改者佩印也。以正月卯日作，故謂剛卯。又謂之大堅，以辟邪也。金刀之利者，皆不得行服虔曰：剛卯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長三寸，廣一寸。四方或用金，或用桃著革帶佩之。今有玉在者，銘其一面曰：正月剛卯，金刀斧所鑄之錢也。晉灼曰：剛卯長一寸，廣五分。四方當中央，從穿作孔，以綵絲葺其底，如冠纓頭，鏤刻其上面，作兩行書文曰：正月剛卯。既央靈爻四方。

云云
同前

其一銘曰：疾日嚴卯，帝今變化。

順爾故

一作固

伏化茲靈爰

云云同前

師古曰今往往於土

中得玉剛卯者按大小及文服說是也莽以劉字上

有卯下有金旁又有刀故禁剛卯及金刀也博謀卿

士僉曰天人同應昭然著明其去剛卯莫以為佩除

刀錢勿以為利承順天心快百姓意乃更作小錢徑

六分重一銖文曰小錢直一與大泉五十者為二品

並行後漢輿服志佩雙印長寸二分方六分乘輿諸

侯及王公列侯以白玉中二千石以下至四百石皆

以黑犀三百石以至私學弟子皆以象牙上合絲乘

輿以滕貫白珠赤屑蕤諸侯王以下以繇赤絲蕤滕

繇各如其印質刻書曰正月剛卯既決

云云同前

慎爾周

伏化茲靈文

云云同前

凡六十六字前書注云正月剛卯

作霍治書清甫云嘗於吳中得白玉剛嚴雙印四枚

完具者二剛卯銘詞三十四字嚴卯銘詞三十二字

其二字筆畫損缺剛卯無既央二字餘十字難辯嘗

考王莽傳輿服志說文剛卯銘與說文及王莽傳同

輿服志央為決嚴卯疾日為日疑志誤又順爾故化
伏與莽傳同說文作慎爾國化伏輿服志作填爾周
化伏未詳孰是其服用制度遞相引據亦不同後見
徐容齋叅政藏剛卯一梁貢父尚書藏剛嚴二並係
古玉篆體剛卯銘三十四字字畫亦損缺制度銘詞
與前雙印大約不異續收嚴卯二一以玉為之一若
琴瑟俗傳葛仙翁煉丹頭又名藥注子其文曰制曰
嚴卯帝命莫忘日資唯是黑青白黃既正既直既觚

既方庶使罔談莫我敢當與前嚴卯銘詞並差鮮于
伯機經歷收一枚高彥敬尚書收二枚並真楷書皆
似近代制作未見所出偶得金陵學宮所刻黃山谷
先生辯剛卯遺蹟其說與前相同但云絲絲繩也音
護古文無此字按五紐繩器也豈兎罟也豈紉絲繩
與兎罟相類故同此音耶又馬永鄉嬾真子錄云漢
人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銘其一面曰剛卯乃知今人
立春或戴春勝亦古制也蓋剛者強也卯者劉也正

月佩之尊國姓也與陳湯所謂強漢者同義

個儻好義

顧仲庸泰州人以財雄一鄉個儻好義有古豪俠風自奉甚薄而禮賢養士無虛日名公鉅儒多館其家張蛻菴承旨亦其人也仲庸與保定張文友交文友峽縣尹秩滿僑居江陰一日暴卒時仲庸留京師友人以訃告戒勿泄友詢其故曰文友賢而貧在六品選人中吾將與其子為地即走告當路者曰張文友已

疾病矣願致仕因代入狀中書遂獲以奉政大夫嘉定知州致仕既領宣命數月又代文友之子告廕尋注常州晉陵縣尉使其養母也其家悉無所知仲庸南歸遣人致賻奠奉宣勅以授其子聞者驚嘆仲庸行事類如此

道士壽函

會稽陽明洞天在秦望山後禹廟之西南云即古禹穴越之勝境也諸峯環聳盤鬱空曲中有東嶽行祠及

老子宮余嘗宿留其間一老道士者朱顏鶴髮延至其室室橫一空棺云已十餘年矣未能即棄浮世而入此匣也其後兵攻越城遊騎四出道士乃沐浴冠佩絕粒飲與衆永訣卧於其中七日不死軍至發棺挈之出兵退乃入城一病而卒向之棺不可得矣豈非分定歟

餽飫方

喬公仲山官吏部郎中好古博雅仍喜諧謔所交皆名

人才士公家製餽飫得法常苦賓朋需索一日於每
客前先置一帖且戒云食畢展卷既而取視乃製造
方法也大笑而散自後無復言矣

精塑佛像

劉元字秉元薊之寶坻人官至昭文館大學士正奉大
夫祕書監卿元嘗為黃冠師事青州杞道錄傳其藝
非一而獨長于塑至元七年世祖建大護國仁王寺
嚴設梵天佛像特求奇工為之有以元薦者及被召

又從阿訶嚙木國公學西天梵相神思妙合遂為絕藝
凡兩都名利有塑土範金搏換為佛一出元之手天
下無與比所謂搏換者漫帛土偶上而髹之已而去
其土髹帛儼然像也昔人嘗為之至元尤妙搏丸又
曰脫活京師語如此

繆孝子

繆孝子倫字叔彝東平人侍父宦遊寓居錢唐至正十
六年淮兵寇城執其父將殺之倫哀號乞免弗聽傾

家貲以贖又弗聽乃自縛請代於是殺倫而釋其父
甚哉賊之不仁也

趙孝子

趙孝子天爵字伯廉平陽解州夏縣人嘗為吏多平反
惇行孝弟治家甚嚴三子皆頎然玉立母喪廬墓三
年父繼喪又如之惟蔬食菜羹不飲酒食肉不與妻
妾見有司以聞于朝旌表其門閭復其身

王義士

王義士天爵字仁傑亦夏縣人家饒於財有善行以粟貸人不圖重息年豐僅取十之二三稍饑但收其本大凶則皆已之鄉里不知字咸稱義士云每值生身之辰寢苦一月以報父母

木冰

朝廷於歲首例遣使祭嶽瀆至正乙巳翰林應奉李國鳳代祀嵩恒醫無閭抵汴路閉即城中望祭嵩嶽時閏月下旬也二月十三日游相國寺池上羣僧方聚

觀從之仰視日旁一月一星月如初弦者又十日雨
木冰狀如樓閣人物冠帶鳥獸卉木百態具備殆非
人工高林大樹珠葆羽幢彌望不絕凡五日始解又
十日復冰自汴至中灤皆然不一歲盜陷汴據之

龍湫獻靈

額齊訥路在西北方有山曰蹇占山北多龍湫土人欲
有所事則投之吉安道士劉學仙嘗至其地見有烹
羔桐酪祠焉數皮而沈之祝曰神為我繫而治之為

期而去至期復祠之則得成革矣若有曰鬼工然不可測也歸語於虞邵菴先生先生初以為誑及質諸其土人之在京師者則始信蓋其人習以為常不以為異耳

王一山

杭州屬邑有一巨室怙財挾勢虐害良善邑官貪墨莫敢誰何衆不可堪走訴憲府巨室逃匿憲使怒督責有司示罪賞揭大逵且家至壁白隱藏者罪連坐首

捕者賞萬緡其友人王一山者世業儒居湖山第一樓憐彼於密期月不發隣家察知固給賞錢告報於官官搜索得之併王逮繫囚見憲使使問云女知彼所犯乎王曰知之女聞國有制乎曰知之女見揭示罪賞乎曰見之女奚不就利避害乎曰朋友顛連來奔乘其危以售之則名教中有所不容某誠弗忍為事覺連坐乃甘心焉使竦然曰君子所謂臨難毋苟免其人踐之矣真義士也若加以罪是吾政苛而刑

濫民何以勸遂釋之使即許文正公子也

誤墮龍窟

徐彥璋云商人某海舶失風飄至山島匍匐登岸深夜
昏黑偶墜入一穴其穴險峻不可攀緣比明穴中微
有光見大蛇無數蟠結在內始甚懼久稍與之狎蛇
亦無吞噬意所苦飢渴不可當但見蛇時時舐石壁
間小石絕不飲啗於是商人亦漫爾取小石噉之頓
忘饑渴一日聞雷聲隱隱蛇始伸展相繼騰升纔知

其為神龍遂挽蛇尾得出附舟還家攜所噙小石數十至京城示識者皆鴈鶩等寶石也乃信神龍之窟多異珍焉自此貨之致富彥璋親見商人道其始末如此

雞司晨有準

嘗至松江鍾山淨行菴見籠一雄雞置於殿之東簷請問其故寺僧云蓄此以司晨蓋十有餘年矣時刻不爽余竊記張公文潛明道雜志云雞能司晨見於經

傳以為至論而未必然也或天寒雞嬾至將旦而未
鳴或夜月出時隣雞悲鳴大抵有情之物自不能有
常而或變也若然則張公之言非歟因舉似以詢其
所以僧云司晨之雞必以童若壞其天真豈能有常
哉蓋張公特未知此理故耳

黃道婆

閩廣多種木棉紡績為布名曰吉貝松江府東去五十
里許曰烏泥涇其地土田磽瘠民食不給因謀樹藝

以資生業遂覓種於彼初無踏車椎弓之製率用手
剖去子線弦竹弧置按間振掉成劑厥功甚艱國初
時有一嫗名黃道婆者自崖州來乃教以做造捍彈
紡織之具至於錯紗配色綜綫挈花各有其法以故
織成被褥帶幌其上折枝團鳳棋局字樣粲然若寫
人既受教競相作為轉貨他郡家既就殷未幾嫗卒
莫不感恩灑泣而共葬之又為立祠歲時享之越三
十年祠毀鄉人趙愚軒重立今祠復毀無人為之創

建道婆之名日漸泯滅無聞矣

天隕魚

至正丙午八月辛酉上海縣浦東俞店橋南牧羊兒三四間頭上恰恰有聲仰視之流光中隕一魚刺麻佳上成二創其狀不常見自首至尾根僅盈尺似濶霸而短是日晴無陰雲亦無鵬鶴之類是可怪也日昃時縣市人闕然指流星自南投北即此時也橋下一細家取欲烹食其妻鹽而藏之來者多就觀焉或者

曰志有云天隕魚人民失所之象

十二生子

至元丁丑民間謠言拘刷童男女以故婚嫁不問長幼而亂倫者多矣平江蘇達卿時為上海吏有女年十二贅里人浦仲明之子為壻明年生一子

劉節婦

劉節婦泰州坂埭人至正丙申春隨父渡江居吳門適張士誠部將曹某方數月夫陣亡劉不避凶險躬至

死所求得其屍歸葬欲以身殉父不許既而權貴人
聞劉美且賢爭欲強委禽焉劉誓死不貳遂削髮為
比丘尼夫劉本一閭閻女子其操行乃爾盖有貴為
后妃而莫之及者謂非天性也歟

歷代醫師

三皇

伏羲季

天師岐伯

鬼臾區

少師

少俞

伯高

桐君

太乙雷公

馬師皇

五帝

巫咸

伊尹

周

巫彭

矯氏

俞氏

盧氏

醫緩

醫旬

文摯

醫和

范蠡

鳳綱

秦

長桑君

李豹

神應王扁鵲

子陽

安期先生

太醫令李醢

崔文子

西漢

樓護

元里公楊慶

公孫光

秦信

太倉

公淳于意 王遂

宋邑

馮信

高期 王禹

唐安

杜信

玄俗

東漢

張機 仲景

郭玉

程高

涪翁

沈建

張伯祖

杜度

魏沉

淮南子

蜀漢

李譔

唐慎微

韓保昇

孟昶

魏

華佗

李當

吳普

青牛道士封君達

樊阿

韓康

吳

呂博

負局先生

董奉

西晉

王叔和

李子豫

仰道士

殷仲堪

李法存

皇甫謐

玄晏先生

張苗

裴頠

裴顗

劉德

史脫

宮泰

靳邵

張華

蔡謨

趙泉

阮德

東晉

葛洪

抱朴子

范汪

程據

南宋

少主元微

王纂

胡洽

徐熙

秋夫

徐道

度

秋夫長子

徐叔嚮

道度弟

薛伯宗

徐仲融

徐文伯

徐嗣伯

僧深

劉涓子

羊晰

秦承祖

南齊

張子信

馬嗣明

張遠遊

北齊

顧歡

李元忠

李密

崔季舒

祖挺

褚澄

鄧宣文

顏光祿

龍樹王菩薩

徐之才

徐林卿

之才長子徐同卿
林卿弟

梁

貞白先生

蘇恭

陶弘景

後魏

王顯

徐謩

徐雄

謩長子

後周

徐之範

杜善方

隋

徐敏齋

許智藏

巢元方

楊善

唐

金元起

真人孫思邈

許肩宗

宋俠

藥王韋慈藏

甄權

甄立言

王冰

啓玄子

張文仲

孟詵

蘭陵處士蕭炳

李虔縱

楊玄操

玄珠先生

楊損之

王方慶

秦鳴鶴

許孝宗

陳士良

李含光

張鼎

陳藏器

五代

日華子

宋

趙從古

謝復古

劉溫舒

朱肱

無求子

孫用和

紀天錫

劉元賓

通真子

翟煦

宋道方

許叔微

王從蘊

吳復圭

張洞

曹孝忠

林億

秦宗古

丁德用

賈祐

蘇頌

朱有章

劉禹錫

初虞世

道士馬志

寵安時

孫兆

王惟一

王光祐

蔣淮

安自良

張素

陳遇明

劉翰

金

成無已

何公務

劉守真

侯德和

張子和

馬守素

楊從政

李道源

張元素

潔古老人

袁景安

輟耕錄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輟耕錄卷二十五

元 陶宗儀 撰

論秦蜀

秦皇坑儒武侯相漢未有置異議於其間者偶讀宋蕭
森希通錄及俞文豹吹劒錄而得其說可采森曰李
斯曰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
詣守尉雜燒之則是天下之書雖焚而博士官猶有
存者惜乎入關收圖籍而不及此竟為楚人一炬耳

前輩嘗論之但坑儒一事未有究極之者僕按史書所坑特侯生盧生四百六十餘人非能盡坑天下儒者為其所坑又非儒者何以知之始皇三十二年使盧生求羨門刻碣石門壞城郭決通隄防又盧生入海還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遣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伐匈奴起臨洮築遼水又盧生說始皇曰日方中人主時為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真人至願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始可得也

其後建阿房宮千間萬落必自此言發之觀其二事
皆盧生稔其惡又縱史之特方伎之流耳豈所謂儒
者哉始皇因封禪之議謗口紛紛已懷殺意及其一
怒而坑之或者天理之不容方其求藥海上也則挾
童男童女以行皆取於民間奪其無告之孤肆厥不
軌之狀如今所謂妖教竊其中死無辜者多矣此一
罪也因亡胡之讖興北伐之師築長城斷地脉南北
生靈因是役而死者不可勝算骸積如山血流成川

調發頻仍剥及閭左原始要終誰生厲階此二罪也
獻辟鬼之術覲真人之來咸陽宮觀二百七十複道
相連有言其所幸之處者罪死梁山之上其語一泄
時在旁者盡殺之自是莫知行之所在此三罪也有
一於此罪不容於死况兼有之以四百六十餘人之
坑償萬人之命良不為過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真可
畏哉始皇曰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諸
生在咸陽者吾使廉問或為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

御史按問諸生傳相告引僕亦信盧生非吾儒中人
況始皇自謂尊賜甚厚豈非如前三者方術圖讖之
類有以中其欲故尊賜之初不聞其誦孔子之言以
進古今相承皆曰坑儒蓋惑於扶蘇之諫扶蘇曰諸
子皆誦法孔子皇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嗚
呼至若盧生者何嘗誦法孔子自扶蘇言之誤使儒
者蒙不韙之名自我一洗亦萬世之快也不然如兩
生四皓伏生之流鴻飛冥冥弋人何慕肯搖唇鼓吻

自投於陷穽哉僕故曰盧生四百六十餘人皆方伎之士也天下之大所謂儒者固不止此其坑之者此而已矣有道之士秦不能坑火德一炎兩生以講禮聞四皓以羽翼之功聞伏生以口授古書聞豈非天壽其脉留此數公以見吾儒不可磨滅而朋姦黨惡小人終不能為長久計商君以變法禍秦竟遭車裂盧生以方伎禍秦坑於咸陽其罪等也天其或者假手於秦歟商君裂矣盧生坑矣而秦以不祀抑亦自

相擠陷之明報而禍淫之道為不偏矣僕惡夫坑儒之名故論其顛末如此文豹曰古今論孔明者莫不以忠義許之然余兄文龍嘗考其顛末以為孔明之才謂之識時務則可謂之明大義則未也謂之忠於劉備則可謂之忠於漢室則未也其說有四一者備雖稱為中山靖王之後然其服屬疏遠世數難攷溫公謂猶宋高祖自稱楚元王後故通鑑不敢以紹漢統况備又非人望之所歸周瑜以梟雄目之劉巴以

誰人視之司馬懿以詐力鄙之孫權以猾虜呼之亮獨何見而委身焉藉使以為劉氏族屬然獻帝在上猶當如光武之事更始東征西伐一切聽命焉可也二者備之枉駕草廬也始謀不過曰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伸大義於天下其辭甚正其志甚偉自亮開之以跨荊益成霸業之利而備之志向始移無復以獻帝為念由建安舉兵以來二十四年天子或都許或居長安或幸洛陽宮室煨燼越在籬棘間備

未嘗使一介行李詣行在所今年合衆萬餘明年合衆三萬未嘗一言稟命朝廷而亮亦未嘗一談及焉盖其帝蜀之心已定於草廬一見之時矣三者曹操欲順流東下求救於吳無一言及獻帝而獨說以鼎足之說夫鼎足之說始於蒯通然通之說韓信以此猶有漢之一足當三國時而為是說則獻帝無復染指之望矣賴周瑜漢賊之罵足以激怒孫權故能成赤壁之勝若亮若備何以厲將士之氣服曹操之心

哉荆楚之士從之如雲非從備也乃從漢也四者備之稱王漢中則建安二十四年也獻帝在上而敢於自王及稱帝武擔則聞獻帝之遇害也亮不能如董公說高祖率三軍為義帝縞素仗大義連孫吳聲罪討賊乃遽乘此即帝位而反鋒攻吳晉文公有言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故費詩以為大敵未克便先自立恐人心疑惑而諫以高祖不敢王秦之事亮反怒而黜之夫以操之姦雄其王其公猶必待天子之

命荀彧且以此憤死以丕之篡逆亦必待獻帝之禪
楊彪且不肯臣之備雖稱宗室而亦臣也何所稟命
而自王自帝固方嘒嘒以興復漢室為辭不知興復
漢室為獻帝耶為劉備耶亮即有心於帝備矣萬一
果能興復將置獻帝於何地出師一表雖忠誠懇懇
特忠於所事耳其於大義實有所未明也管仲樂毅
之事君子所羞道者以其但知有燕齊而不知有王
室也亮乃以管樂自許宜其志慮之所圖回功業之

所成就止於區區一蜀耳或者但為備劉氏宗也備
帝蜀則漢祚存矣亮忠於備即忠於漢矣吁無獻帝
則可有獻帝在而君臣自相推戴則赤眉之立盆子
亦有辭於世矣春秋之末諸侯爭強周室微弱孔子
無一日不以尊王為心若如亮之見則魯同姓也亦
可奉之為王矣天下後世惟持此見故於亮之事無
敢置異議於其間文中子曰通也敢忘大皇昭烈之
懿識孔明公瑾之盛心噫漢之君既稱獻帝魏之君

又稱武帝吳之君又稱大皇帝蜀之君又稱昭烈皇帝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一天下而四帝並立可乎通之見如此宜其為續書之僭也余兄嘗以是說取解於同文館

院本名目

唐有傳奇宋有戲曲唱諢詞說金有院本雜劇諸公調院本雜劇其實一也國朝院本雜劇始釐而二之院本則五人一曰副淨古謂之參軍一曰副末古謂之

蒼鶻鶻能擊禽鳥末可打副淨故云一曰引戲一曰
末泥一曰孤裝又謂之五花爨弄或曰宋徽宗見爨
國人來朝衣裝鞢屨巾裹傳粉墨舉動如此使優人
效之以為戲又有爨段亦院本之意但差簡耳取其
如火爨易明而易滅也其間副淨有散說有道念有
筋斗有科汎教坊色長魏武劉三人鼎新編輯魏長
於念誦武長於筋斗劉長於科汎至今樂人皆宗之
偶得院本名目載于此以資博識者之一覽

和曲院本

月明法曲

鄆王法曲

燒香法曲

送香法曲

上墳伊州

澆花新水

熙州駱駝

列良羸府

病鄭逍遙樂

四皓逍遙樂

四酸逍遙樂

賀貼萬年歡

撰廩降黃龍

列女降黃龍

上皇院本

壺春堂

太湖石

金明池

戀鰲山

六變妝

萬歲山

打草陣

賞花燈

錯入內

問相思

探花街

斷上皇

打毬會

春從天上來

題目院本

柳絮風

紅索冷

牆外道

共粉淚

楊柳枝

蔡消閒

方偷眼

呆太守

畫堂前

夢周公

梅花底

三笑圖

窄布衫

呆秀才

隔年期

賀方回

王安石

斷三行

競尋芳

雙打梨花院

霸王院本

悲怨霸王

范增霸王

草馬霸王

散楚霸王

三官霸王

補塑霸王

諸雜大小院本

喬記孤

旦判孤

計算孤

雙判孤

百戲孤

哨啗孤

燒棗孤

孝經孤

菜園孤

貨郎孤

合房酸

麻皮酸

花酒酸

狗皮酸

還魂酸

別離酸

王纏酸

謁食酸

三揲酸

哭貧酸

揷撥酸

酸孤旦

毛詩旦

老孤遣旦

纏三旦

禾梢旦

哮賣旦

貧富旦

書櫃兒

紙欄兒

蔡奴兒

剝毛兒

喜牌兒

卦冊兒

繡篋兒

粥碗兒

似娘兒

卦鋪兒

師婆兒

教學兒

雞鴨兒

黃丸兒

稜角兒

田牛兒

小丸兒

醜奴兒

病裏王

馬明王

鬧學堂

鬧浴室

寬布衫

泥布衫

趕湯瓶

紙湯瓶

鬧旗亭

芙蓉亭

壞食店

鬧酒店

壞粥店

莊周夢

花酒夢

蝴蝶夢

三出舍

三入舍

瑤池會

八仙會

蟠桃會

洗兒會

藏闔會

打五臟

蘭昌宮

廣寒宮

鬧結親

倦成親

強風情

大論情

三園子

紅娘子

太平還鄉

衣錦還鄉

四論藝

殿前四藝

競敲門

都子撞門

呆大郎

四酸搗

問前程

十樣錦

長慶館

癩將軍

兩相同

競花枝

五變妝

洪福無疆

白牡丹

赤壁鏖兵

窮相思

金壇謁宿

調雙漸

官吏不和

鬧巡鋪

判不由已

大勘刀

同官不睦

鬧平康

趕門不上

賣花容

同官賀授

無鬼論

四酸諱佑

鬧棚闌

雙藥盤街

鬧文林

四國來朝

雙捉壻

酒色財氣

醫作媒

風流藥院

監法童

漁樵問話

鬪鶴鷄

杜甫遊春

鴛鴦簡

四酸捉猴

滿朝歡

月夜聞箏

鼓角將

鬧芙蓉城

雙鬪醫

張生煮海

賒饅頭

文房四寶

謝神天

陳橋兵變

雙揭榜

矇啞質庫

雙福神

院公狗兒

告和來

佛印燒猪

酸賣徠

琴劒書箱

花前飲

五鬼聽琴

白雲菴

迓鼓二郎

壞道場

獨脚五郎

賣花聲

進奉伊州

錯上墳

醫五方

打五鋪

拷梅香

四道姑

隔簾聽

硬行蔡

義養娘

啗師姨

論秋蟬

劉盼盼

墻頭馬上

刺董卓

鋸周朴

四柏板

大論談

撐龍舟

擊梧桐

渰藍橋

入桃園

雙防送

海棠春

香藥車

四方和

九頭頂

鬧元宵

趕村禾

眼藥孤

兩同心

更漏子

陰陽孤

提頭巾

三索債

防送哨

侏賣旦

是耶酸

怕水酸

回回梨花院

晉宣成道記

院么

海棠軒

海棠園

海棠怨

海棠院

魯李王

慶七夕

再相逢

風流壻

王子端捲簾記

紫雲迷四季

張與夢孟楊妃

女狀元春桃記

粉牆梨花院

妮女梨花院

龐方溫道德經

大江東注

吳彥舉

不抽關

不掀簾

紅梨花

玎璫天賜暗姻緣

諸雜院爨

鬧夾棒六么

鬧夾棒法曲

望瀛法曲 分拐法曲 送宣道人歡

逍遙樂打馬鋪 捨綵延壽樂

諱老長壽仙 夜半樂打明星

歡呼萬里 山水日月 集賢賓打三教

打白雪歌 地水火風 夜深深三磕胞

佳景堪遊 琴棋書畫 喜遷鶯剝草鞋

大公家教 十五郎 滕王閣開八妝

春夏秋冬 風花雪月 上小樓衮頭子

噴水胡僧

汀注論語

恨秋風鬼點傚

詩書禮樂

論語謁食

下角瓶大醫淡

再遊恩地

累受恩深

送羹湯放火子

搥鼓孝經

香茶酒果

船子和尚四不犯

徐演黃河

單兜望梅花

皇都好景

四傚大提猴

雙聲疊韻

上皇四軸畫

三傚一卜

調猿卦鋪

倬刀饅頭

河轉迓鼓

背箱伊州

酒樓伊州

簑衣百家詩

埋頭百家詩

偷酒牡丹香

雪詩打樊噲

抹麪長壽仙

四偌賈誼

四偌祈雨 松竹龜鶴

王母祝壽

四偌抹紫粉

四偌劈馬椿

截紅鬧浴室

和燕歸梁 蘇武和番

羹湯六么

河陽舅舅 偌請都子

雙女賴飯 一貫質庫兒

私媒質庫兒

清朝無事

豐稔太平

一人有慶 四海民和

金皇聖德

皇家萬歲

背鼓千字文

變龍千字文

棒盒千字文

錯打千字文

木驢千字文

埋頭千字文

講來年好

講聖州序

講樂章序

講道德經

神農大說藥

食店提猴

人參腦子爨

斷朱溫爨

變二郎爨

講百果爨

講百花爨

講蒙求爨

講百禽爨

講心字爨

變柳七爨

三跳澗爨

打王樞密爨

水酒梅花爨

調猿香字爨

三分食爨

煎布衫爨

賴布衫爨

雙揲紙爨

謁金門爨

跳布袋爨

文房四寶爨

開山五花爨

衝撞引首

打三十

打謝樂

打八哥

錯打了

錯取兒

說狄青

憨郭郎

枝頭巾

小鬧摑

鶯哥猫兒

大陽唐

小陽唐

歇貼韻

三般尿

大驚睡

小驚睡

大分界

小分界

雙鴈兒

唐韻六貼

我來也

情知本分

喬捉蛇

鎗鍋釜竈

代元保

母子御頭

莆苗兒

山梨柿子

打淡的

一日一箇

村城詩

胡椒雖小

蔡伯喈

遮截架解

窄磚兒

三打步

穿百倬

盤榛子

四魚名

四坐山

提頭帶

天下樂

四怕水

四門兒

說古人

山麻稽

喬道場

黃風蕩蕩

貪狼觀

通一母

串梆子

拖下來

啞伴哥

劉千劉義

歡會旗

生死鼓

搗練子

三羣頭

酒槽兒

淨瓶兒

賣官衣

苗青根白

調笑令

鬪鼓笛

柳青娘

調劉家

請車兒

身邊有藝

論句兒

霸王草

難古典

左必來

香供養

合五百

妳妳噴

一借一與

已已已

舞秦始皇

學像生

支道饅頭

打調劫

驢城白守

呆木大

定魂刀

說罰錢

年紀大小

打扇

盤蛇

相眼

告假

捉記

照淡

朦啞

投河

畧通

調賊

多筆

僉押

扯狀

羅打

記水

求楞

燒奏

轉花枝

計頭兒

長嬌伶

歇後語

蘆子語

迴且語

大支散

拴搐艷段

襄陽會

驢軸不了

鞭敲金鐙

門簾兒

天長地久

衙府則例

金含楞

天下太平

歸塞北

春夏秋冬

鬪百草

叫子蓋頭

大劉備

石榴花詩

啞漢書

說古棒

唱拄杖

日月山河

胡餅大

背搵地

屋裏藏

罵呂布

張天覺

打論語

十果頑

十般乞

還故里

劉金帶

四草蟲

四厨子

四妃艷

望長安

長安住

罵江南

風花雪月

錯寄書

睡起教柱

打婆束

三文兩撲

大對景

小護鄉

少年遊

打青提

千字文

酒家詩

三拖旦

睡馬杓

四生厲

喬唱譚

桃李子

麥屯兒

大菜園

喬打聖

杏湯來

謝天地

十隻腳

請生打納

建成

縛食

毬棒艷

破巢艷

開封艷

鞍子艷

打虎艷

四王艷

蝗蟲艷

撮子艷

七捉艷

修行艷

般調艷

棗兒艷

蠻子艷

快樂艷

慈烏艷

眼裏喬

訪戴

衆半

陳蔡

范蠡

扯休書

鞭寨

杓扒掃竹

感吾智

諸宮調

金鈴

彫出板來

套靴

舌智

俯飯

釵髮多

襄陽府

仙哥兒

打畧拴搐

星象名

果子名

草名

軍器名

神道名

燈火名

衣裳名

鐵器名

書集名

節令名

藝菜名

縣道名

州府名

相撲名

法器名

門名

草名

軍名

魚名

菩薩名

賭撲名

照天紅

琴家弄

著棋名

衮骰子

樂人名

悶葫蘆

握龜

官職名

說駕頑

敲待制

上官赴任

押刺花赤

飛禽名

青鷁

老鴉

廝料

鷹鷂鷂

花名

石竹子

調狗

散水

喫食名

厨難佑

摩茹菜

佛名

成佛板

爺娘佛

難字兒

盤驢

害字

劉三

一板子

酒下拴

數酒

三元四子

唱尾聲

孟姜女

遮蓋了

詩頭曲尾

虎皮袍

猜謎

杜大伯

大黃

和尚家門

禿醜生

窓下僧

坐化

唐三藏

先生家門

入口鬼

則要胡孫

大燒餅

清閒真道本

秀才家門

大口賦

六十八頭

拂袖便去

紹運圖

十二月

胡說話

風魔賦

療丁賦

擡著駱駝

看馬胡孫

列良家門

說卦彖

由命賦

混星圖

柳簸箕

二十八宿

春從天上來

禾下家門

萬民快樂

咬的響

莫延

九斗一石

共牛

大夫家門

三十六風

傷寒

合死漢

馬屁勃

安排鍬鑿

三百六十骨節

撒五穀

便癰賦

卒子家門

針兒線

田仗庫

軍鬧

陣敗

良頭家門

方頭賦

水龍吟

邦老家門

脚言脚語

則是便是賊

都子家門

後人收

桃李子

上一上

孤下家門

朕聞上古

刀包待制

絹兒來

司吏家門

罷筆賦

是故榜

件作行家門

一遍生活

搬來家門

受胎成氣

諸雜砌

模石江

梅妃

浴佛

三教

姜武

救駕

趙娥娥

石婦吟

變猫

水母

玉環

走鸚哥

上料

瞎脚

易基

武則天

告子

拔蛇

鹿皮

新太公

黃巢

恰來

蛇師

汲字碑

臥草

衲襖

封碑

鋸周村

史弘筆

懸頭梁上

遁母

錢唐戴厚甫

淳

鄧文肅公之壻也精遁甲法戴之母常

寢處樓上忽一夕驚見紅光貫室因開幃細視之乃
是一美婦人獨立榻前自拔金釵遺母既而無所見
母以語戴答曰適某祭遁神遂致此耳遁母見某必

不久於人世矣由是悵悵不樂逾數月果卒

天竺觀音

今杭州之上天竺寺觀音像長不盈五尺而疊著靈異
官民信奉甚恭凡旱潦禱之必應嘗攷釋氏紀錄云
後晉天福己亥僧道翊一夕見山間光明徃視之得
奇香木命良工刻成觀世音菩薩像白光煥發繼以
晝夜後漢乾祐戊申有僧從勲以古佛舍利置毫相
中舍利時現冠頂宋咸平庚子浙西自春徂夏不雨

給事中知杭州張去華率僚屬具幡蓋鼓吹迎禱于
梵天寺繼時霖雨四境沛足如此則自有像已四百
餘年其所由來遠矣

輟耕錄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輟耕錄卷二十六

元 陶宗儀 撰

傳國璽

御史中丞崔彧進傳國璽牋曰資德大夫御史中丞臣
崔彧言至元三十一年歲次甲午春正月既旦臣番
直宿衛御史臺通事臣庫庫珠即衛所告曰太師國
王之孫曰寶迪者嘗官同知通政院事今既歿矣生
產散失家計窘極其妻托克托珍榮病一子甫九歲託

以玉見質供朝夕之給及出玉印也庫庫珠蒙古人
不曉文字茲故來告聞之且驚且疑乃還私家取視
之色混青綠而玄光采射人其方可忝尺四寸厚及
方之三不足背紐盤螭四壓方際紐盡璽罍之上取
中通一橫竅可徑二分舊貫以韋條面有象文八刻
畫捷徑位置勻適皆若蟲鳥魚龍之狀別有彷彿有
若命字若壽字者心益驚駭意謂無乃當此昌運傳
國璽出乎急召監察御史臣楊桓至即讀之曰受命

于天既壽永昌此傳國寶璽文也聞之果合前意神
為肅然乃加以淨縣複以白帕率御史臣楊桓通事
臣庫庫珠等直趨青宮因鎮國上將軍都指揮使詹
事王慶端嘉議大夫家令臣阿斯罕少中大夫詹事
院判臣布薩壽導謁進獻皇太后御前徽仁裕聖皇后啓曰
此古傳國璽也秦以和氏璧所造厥後有天下者寶
之以君萬國然自前代失之久矣今當宮車晚出諸
大臣僉議迎請皇太孫成宗龍飛之時不求而見此

乃天示其瑞應也宜早達於皇太孫行殿以符靈貺
已蒙嘉納翼日令資善大夫中書右丞詹事臣張九
思少中大夫詹事院判臣布薩壽傳皇太孫親為付
授此蓋皇太妃懿慮深遠非臣愚所能及也臣前又
啓收藏寶璽之家不知甄別循常以玉求粥臣見而
識之特持來獻彼猶未知望恩卹其家傳旨賜收玉
之家楮幣二千五百貫并逮臣等進辨其寶者三人
衣緞各一表裏紋金綺素有差以為異日旌實之徵

臣等已詣府前敬受訖自惟無狀不勝慚赧是日金
紫光祿大夫中書右丞相臣旺札勒率集賢翰林侍從
諸臣入賀御前命出寶璽徧示羣臣此又出於皇太
妃至正至大之量翰林學士臣董文用等前啓曰此
誠神物出當其時若非皇太妃皇太孫聖感何以臻
此丞相以下臺臣等次第上壽自是內外稱慶咸曰
天命有歸臣聞詩序曰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
今神寶之出蓋因先帝有明德故天命復歸于皇太

孫也又曰皇天親有德享有道以言皇天非有德有道則不親不享也又聞之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天命有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作善降之百祥歷觀上世詩書之旨未有無德而能致天命之歸也欽惟太祖聖武皇帝秉資神裕始為天下除禍定亂隆功盛德簡在天心受命而為天下主以至我憲天述道仁文義武大光孝皇帝德配乾坤功包海嶽孝格宗廟子育黎元輿地所記悉主悉臣照臨無幽咸

遂生樂施及明孝太子天錫仁慈之德上感君親之
悅下係億兆之望至元建號日月重明無為而治者
迨廿年雖由太子進德修業之洪濫亦賴元妃內助
之淵密也敬惟皇太妃聰明淑懿母儀崇嚴德量溥
厚孝敬慈恕出乎天性徃古未有也自明孝太子升
遐內則皇孫翼翼訓導端嚴外則百司班班臨御整
飭由是聖上君父大見倚重雖于時皇太孫未昭儲
副之託而詹事之司未嘗一日廢闕以見皇天定命

於青宮之位無時不在誠非人力所能為也欽惟皇
太孫殿下德資剛明才兼文武英謀獨斷大肖祖宗
族屬係望遐邇歸心聖祖憲天述道仁文義武太光
孝皇帝灼知天命之所在久存隆顧將付以撫軍之
重於至元三十年夏六月二十二日賜以皇太子金
寶大正儲位而後詔以出師之期天下聞之室家賀
慶和氣穰穰出於兩間是歲秋稔數年罕遇臣切念
天象無言託命不爽豈期又於大行皇帝宮車晚出

之後甫八日傳國神寶不求而出於大功臣子孫之家速由臺諫耳目之司直達於皇太妃御前斯蓋皇天授命皇太孫誕膺龍飛以正九五之位俾符寶璽之文既壽而永永而又昌臣又見皇天之心大賴我皇元繼體之君不疾不遲景命適至以允四海之望者其瑞應之兆有三按唐史代宗之將為太子先封楚王及位正儲副而監國楚州獻定國寶一十有三因曰楚者太子之封今天降寶于楚宜建元寶應蓋

以寶為太子瑞應也昔明孝太子封為燕王今皇太
孫燕王之子也將主神器而神寶出於燕適與前事
相符此瑞應之兆一也又寶璽之出正當皇元聖天
子六合一統之時宮車晚出之近朝以見天心正為
繼體之君設也此瑞應之兆二也又寶璽之出適當
月之三十日有終而復始之象以見先聖皇帝御世
太平之功既成俾繼體之君復其始也此瑞應之兆
三也今以此三兆觀之益見天命之來際合於青宮

也臣區區之情無任傾嚮輒罄所見以贊其萬一謹
將寶璽之出處古今始末詳據考按許慎說文璽玉
者印也以守土故為文從爾從土其義蓋曰天付爾
此器俾寶之以守爾土也至周太史籀易為從爾從
玉義取天付爾此玉寶以為天下君也三代以上璽
文無所考諸史籍并寶璽篆文圖說曰傳國璽方四
寸其文文飾如前楚以卞和所獻之璞琢而成璧後
求昏於趙以納聘焉秦昭王請以十城易之而不獲

始皇併六國得之命李斯篆其文玉工孫壽刻之太平御覽又以為藍田玉所刻二世子嬰奉璽降沛公於軹道旁高祖即位服其璽因世傳之謂為傳國璽厥後孺子未立藏於長樂宮及莽篡位使安陽侯王舜迫太后求之太后怒罵而不與舜言益切出璽投之地璽因歸莽及更始滅莽校尉公賓得璽詣宛獻於更始赤眉殺更始立盆子璽為盆子所有後盆子面縛奉璽於光武至獻帝董卓作亂掌璽者投於井

中孫堅征董卓於井中得之袁術奪於堅妻術死荊
州刺史徐璆聞帝為曹操迎在許昌以璽送之帝後
遜位并以璽歸魏常道鄉公禪位璽歸於晉懷帝遇
劉聰之害璽歸於聰聰死歸曜曜為石勒所滅璽入
於勒勒滅入於冉閔閔敗見收於閔之將軍蔣幹晉
征西將軍謝尚購得之以還東晉時穆帝永和八年
也自璽寄於劉石共五十三年晉復得之是後宋齊
梁陳相傳以至於隋滅陳蕭后與太子正道并傳國

璽並入於突厥唐太宗即位寶璽未獲乃自刻玉曰
皇帝景命有德者昌貞觀四年蕭后與正道自突厥
奉璽歸於唐唐始得焉朱溫篡唐璽入於溫莊宗定
亂璽入於後唐莊宗遇害明宗嗣立再傳養子從珂
是為廢帝后氏篡立自焚自是璽不知所在至宋哲
宗咸陽民段義獻玉璽及徽宗為金所執凡有寶璽
金皆取之內璽一十有四青玉傳國璽一其色與今所
獻玉璽相同則知宋之南遷二百年無此寶璽也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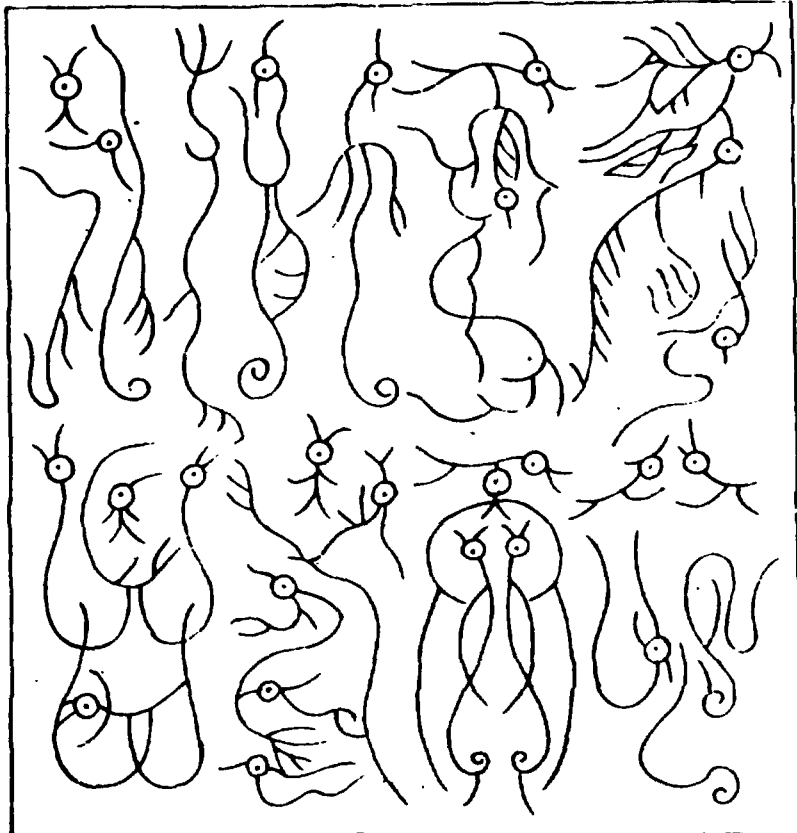
矣然自金既取於宋之後寶璽出處得失亦未見明
說以及我元適集皇太孫寶命所歸之際應期而出
臣職總御史親會盛事不可以不錄又圖中別有璽
其文亦八旁注曰此傳國璽背文也今見寶璽之背
皆刻螭形蟠屈凹凸不齊徧視壓四際無地可置此
文按太平御覽太元十九年雒州刺史郗恢表慕容
永稱藩奉璽方六寸厚七分蟠螭為鼻今高四寸六
分四邊龜文下有字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原其所

由未詳厥始以斯言之當別是一璽非今傳國璽也
此又不可不辨臣或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奉牋上
進以聞伏希聽覽微臣不勝瞻望之至謹言此文乃
桓所譔桓字武子兗州人幼警悟為人寬厚事親篤
孝博覽羣籍尤精篆籀之學由儒學教授仕至國子
司業卒庫庫珠拓跋氏成宗即位近臣以其事聞授
漢中廉訪司僉事仕至湖廣廉訪使卒國史於安札
爾傳謂實迪乃國王縹古察之子謂桓辯其文曰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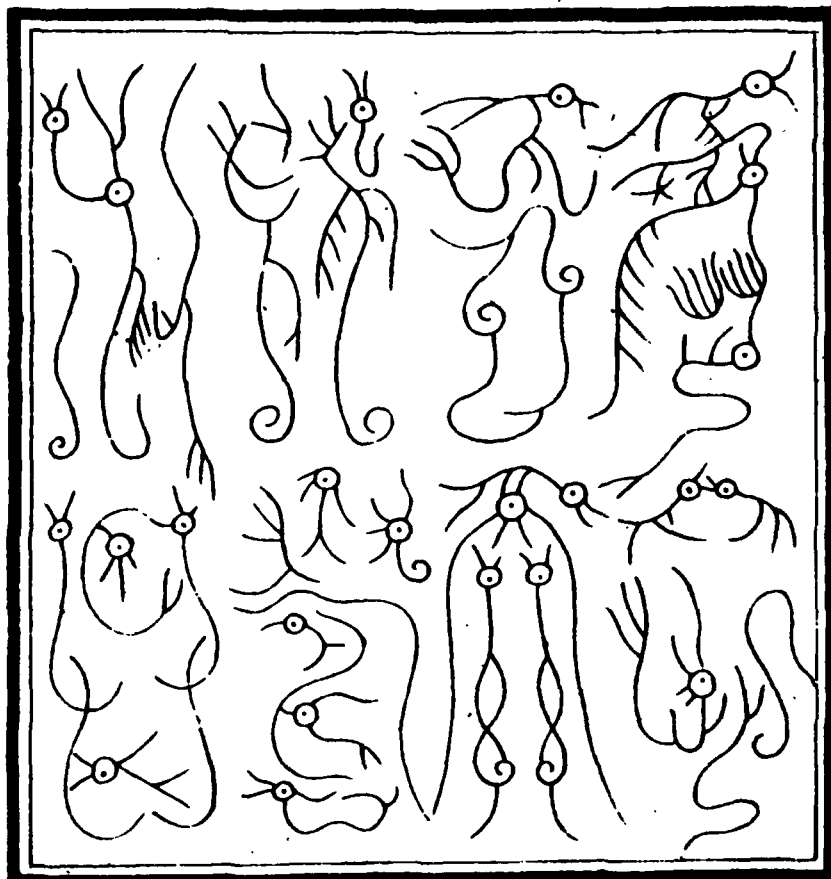
命于天既壽永昌於桓傳謂桓辯其文曰受天之命
既壽永昌蓋秦別有受天之命皇帝壽昌一璽又非
此璽此則史之誤也今取宋薛尚功此編歷代鐘鼎
彝器款識法帖碑本第十八卷內璽文模勒于後以
備博古者之一覽云

尚功云二璽文本只一器緣傳摹字畫不同形制
大小有異因併刻之亦疑以傳疑之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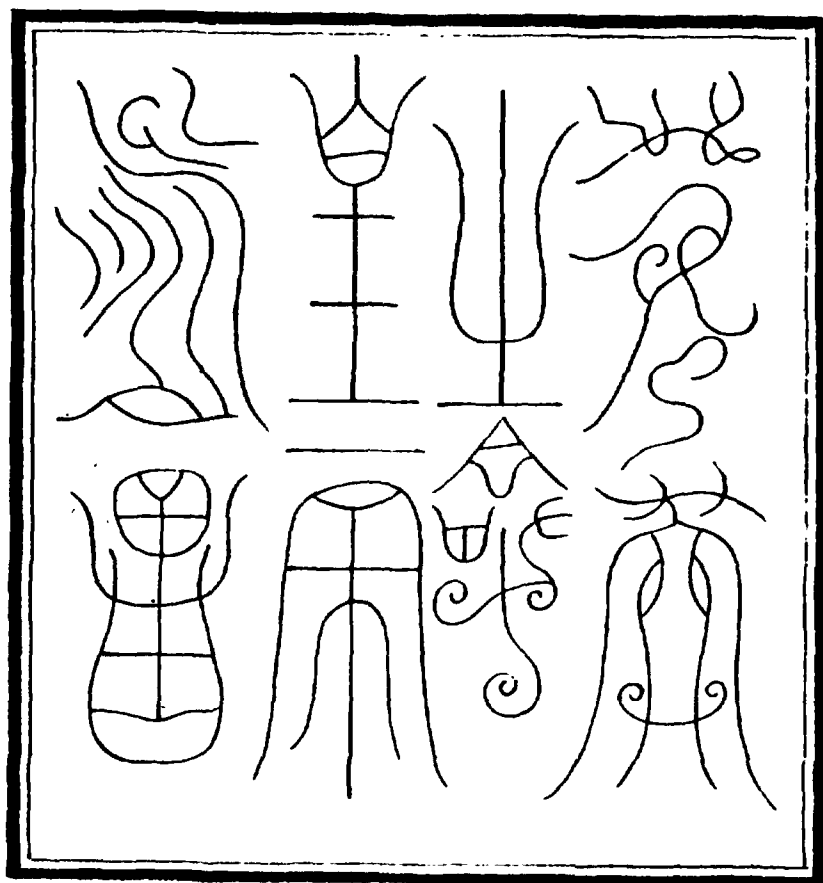
--	--	--	--	--	--	--	--



向巨源本



蔡仲平本



畢景儒本
 受天之命皇
 帝壽昌
 其文玄妙淳
 古無過於此
 雖龍飛鳳翥
 不足以擬其
 執摹印之祖
 也



螭紐

新增

瑞應泉

湖州長興州金沙泉唐時用此水造紫筍茶進貢泉不
常出有司具牲牢祭之始得水事訖即涸宋季屢加
浚治泉迄不出至元十五年歲戊寅中書省遣官致
祭一夕水溢可溉田千畝遂賜名瑞應泉

疑冢

曹操疑冢七十二在漳河上宋俞應符有詩題之曰生
前欺天絕漢統死後欺人設疑冢人生用智死即休

何有餘機到丘壟人言疑冢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直須盡發疑冢七十二必有一冢藏君屍此亦詩之斧鉞也

盧橘

世人多用盧橘以稱枇杷按司馬相如上林賦云盧橘夏熟黃柑橙榛枇杷檮而善切柿夫盧橘與枇杷並列

則盧橘非枇杷明矣郭璞注蜀中有給客橙冬夏花實相繼通歲食之謂即盧橘也意者橙橘惟熟於冬

而盧橘夏亦熟故舉以為重歟唐三體詩裴庾註云
廣州記盧橘皮厚大如柑酢多至夏熟土人呼為壺
橘又曰盧橘

五龍車

葉公李為宋太學生時上書極言賈似道權姦誤國幾
為所害及世祖平江南即召見官之至中書右丞凡
有軍國大事必問曰曾與蠻子秀才商量否蓋指李
也一日議事大廷乃不在列問其故則病足遂以所

御五龍車召之至命坐而諮決焉嘗於其孫以道處
見當時所畫應召圖五龍車中坐一山野質朴之老
其遭遇有如此者使無賈似道以發其正大之論直
一書生耳而望功名顯天下亦難矣

伏波將軍

瓊州一水南北有兩伏波將軍廟世人莫明其故嘗考
之史記及東漢書蓋漢元鼎五年衛尉路博德為伏
波將軍出桂林下滙水不特馬援為伏波將軍也

至元鈔料

至元印造通行寶鈔分一十一料

貳貫

壹貫

伍伯文

叁伯文

貳伯文

壹伯文

伍拾文

叁拾文

貳拾文

壹拾文

伍文

鵬傳

某人浮湛里中無以為生偵民有小不平嗾之訟佐之
請謁已旁緣自資且既餌臨政者因持其短長以蠹

民梗政遂有人作鵬傳以警之傳曰昔黃帝少皞氏
之世鳳鳥適至故為鳥師而鳥名命鳳凰為百禽長
當是時南山有鳥其名曰鵬鵬之性鷙而健貪而狡
稻粱之甘木實之美鵬不屑焉資衆禽之肉以為食
鵬之徒實繁其與鵬同氣而異質者鷹鷂鷩鷮鷩鷮
鵩鵩皆助鵬為虐者也其異類而同姓者鵙鵙鵙鵙
梟鵙訓狐鬼車其惡與鵬同特其材異爾然鵬有大
小小者從鵙鵙鵙雀力可制則制之大者雖鴻鵠不

畏也故鵠之所在衆禽皆逃散遠去標枝無安巢灌
叢無息羽鵠無所得食則遣操詭辭招衆禽之過而
慙諸鳳曰鴻鴈背北而來南是叛者也鸚鵡舍禽言
習人語是姦者也倉庚出幽谷遷喬木是冒越者也
鷓鴣秋冬遠遁是避役者也烏知吉凶言妖祥以惑
衆聽鵲填河以阻水利鴈鳩攘鵲之居鴛鴦荒淫無
度鷗好閒鷄好鬪毆相傷鳬鷺鵝鴨習水戰鷓鴣白
鷺得魚不稅孔雀有異相杜鵑催歸令戍卒逃亡提

壺勸人飲酒生事是皆有罪不治將益甚鳳凰惑焉
命爽鳩氏治之鵬與爽鳩相為表裏窮山谷搜林麓
禽之出者搏之逐之攫之拏之啄啗扼吭裂肪絕筋
磔毛揚風灑血殷地凡遇之者無噍類其餘皆周章
振掉謀所以免禍者毀巢破殼空所積以奉爽鳩且
以賂鵬使勿執於是鵬之勢益張而衆禽之生理日
蹙其爪距稍利者慕鵬所為則起而效之其鈍者深
藏遠竄餒死於草莽相藉也而鳳凰始憂之聞蓬萊

之顛有胎仙焉胎仙名鶴號青田翁廉介而潔白和平而好生於是徵爽鳩使鶴乘軒而治之鶴乃與鳳凰謀曰夫鵬其始一而已自子之不戒而使之蔓延今之為鵬者何其多耶昔之鵬名鵬字鵬形鵬性鵬本為鵬者也今有非鵬而鵬者何也鵬則得食不鵬則不得食鵬則有利而無害不鵬則利未見而害常隨之故不容其不鵬也今禽之產子者願為鵬鶴之習飛者學為鵬形狀與鵬異者又冒為鵬不誅其渠

魁殲其兇醜以勵其餘吾恐鸞鵠鷺神雀大鵬金翅皆化為鵬耳鳳凰曰善奏請于帝帝遣虞人持弓矢張網羅隨鵬而磔之鵬之徒盡斃勅天下無留鵬故其餘黨皆屏迹匿形不敢出衆禽始得安於生養以盡其天年此皆少皞氏之恩鳳凰與鶴之力也太史公曰鵬姦禽也暴惡受誅固宜吾獨懼今之人子務養鵬意有所欲舉鵬而放之求衆禽之血肉以肥其軀殊不知少皞氏之戒也嗟夫害物而日益者刑

雖未及天必譴之其鵬豈足恤哉

三瓦戒

陳衆仲先生嘗題樂全堂有能守不成三瓦戒之句人多不知所出按史記龜策傳云天尚不全故世為屋不成三瓦而陳之注陳猶居也

酸齋辭世詩

貫酸齋先生臨終有辭世詩曰洞花幽草結良緣被我瞞他四十年今日不留生死相海天秋月一般圓洞

花幽草乃先生二妾名

高昌世家

虞文靖公集撰高昌王世勲碑序其世家曰輝和爾之地有和林山二水出焉一曰圖喇一曰索隆噶一夕有天光降于樹在兩河之間國人即而候之樹生癭若人妊身然自是光恒見者越九月又十日而癭裂得嬰兒五收養之其最穉者名曰布克汗既壯遂能有其民人土田而為之君長傳三十餘君是為伊嚕勒德

濟數與唐人相攻戰久之乃議和親以息民而罷兵
於是唐以金蓮公主妻伊嚕勒德濟之子格呼勒德濟居
和林伯哩伯哩特言婦所居山也後遷交州至太祖
龍飛朔漠當是時巴哩珠阿勒坦德濟伊克都護在位
伊克都護者其國王號也舉國入朝太祖嘉之妻以公
主曰伊埒鄂端自是子孫皆封王

后德

今上皇后鴻吉哩氏名巴延呼圖克武宗宣懿惠聖皇后

之姪毓德王博囉特穆爾女後至元二年丁丑三月
立性節儉不妬忌動以禮法自持第三皇后奇氏素
有寵居興聖西宮帝希幸東內左右以為言后無幾
微怨望意嘗從帝時巡上京次中道帝遣內官傳旨
欲臨幸辭曰莫夜非至尊往來之時內官往來再三
竟拒不納帝益賢之居坤德殿終日端坐未嘗妄踰
戶闕至正二十五年乙巳八月丁未崩年四十二

文宗能畫

文宗居金陵潛邸時命臣房大年畫京都萬歲山大年
辭以未嘗至其地上索紙為運筆布畫位置令按橐
圖上大年得橐敬藏之意匠經營格法適整雖積學
專工所莫能及

武當山降筆

至元十三年江南初內附民間盛傳武當山真武降筆
書長短句曰西江月者鋟刻于梓黃紙模印貼壁間
其詞云九九乾坤已定清明節候開花米田天下亂

如麻直待龍蛇繼馬

繼一作豎

依舊中華福地黎民一度

還家當初指望作生涯死在西江月下

箕仙有驗

虞邵菴先生布衣時落落不偶久客錢唐一日偕友人
楊公仲弘薛公宗海范公德機訪方外宰淵微鍊師
於西湖之曲求召鬼仙以下行藏鍊師即置箕懸筆
書符作法有頃箕動筆運而附降云某非仙乃當境
神也鍊師叱曰吾不汝召汝神何來神附云某欲乞

虞公譔一保文申達上帝用求遷陞耳因衆勸先生
其無辭神請先生遂諾翼日文成火於湖濱逾旬再
詣鍊師禱卜神復降云某已獲授城隍謹候謁謝公
必貴顯幸毋自忽既而先生由校官至奉章閣侍書
學士贈江西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封仁壽郡公謚文
靖以文章名四海豈非先世積有餘慶天將報施於
先生之躬而鬼神預有知耶

詩畫題三絕

高文簡公一日與客遊西湖見素屏潔雅乘興畫奇石
古木數日後文敏公為補叢竹後為戶部楊侍郎所
得虞文靖公題詩其上云不見湖州三百年高公尚
書生古燕西湖醉歸寫古木吳興為補幽篁妍國朝
名筆誰第一尚書醉後妙無敵老蛟欲起風雨來星
墮天河化為石趙公自是真天人獨與尚書情最親
高懷古誼兩相得慘澹醺酢皆天真侍郎得此自京
國使我觀之三嘆息今人何必非古人淪落文章付

陳迹此圖遂成三絕矣

浙西園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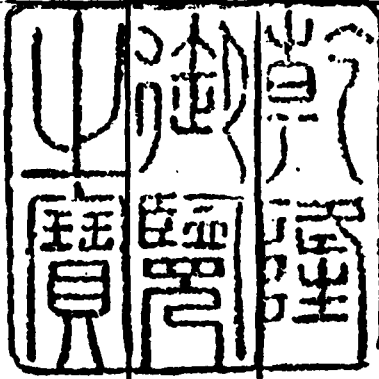
浙江園苑之勝惟松江下砂瞿氏為最古宋秀州守方岳亦有詩留題壁間後紫陽虛谷翁來游繼題十絕其一云壁間墨客掃龍蛇所寫詩佳字亦佳忽見一詩增感慨吾家宗伯老秋厓是也次則平江福山之曹橫澤之顧又其次則嘉興魏塘之陳當愛山全盛時春二三月間遊人如織及其卒未及數月花木一

空廢弛之速未有若此者自後其地吳氏之園曰竹
莊蓋元有池陂數十畝天然若湖瑩之嘗買得水殿
圖據圖位置構亭水心瀟灑莫比譁訐之徒欲聞諸
官亟塑三教像于中易曰三教堂人不可得而入矣
瑩之卒荐遭兵燹今無一存者福山橫澤下砂皆無
有久矣可勝嘆哉

吳江長橋

吳江長橋七十二間作橋者僧從雅師立總其役崇敬

率衆以給其費居士姚行獨任勞以終事經始於泰
定乙丑二月期年而成後九年州守德濟哈雅作鉅
閣奉觀音像于上



輟耕錄卷二十六